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八

學海堂

九穀考

歙程徵君 瑞田 著

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
苽蓋据食醫之職與月令而知之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
人人殊披攬舊章彌增其惑乾隆甲午夏在武邑採許叔重
說文解字中言九穀者類聚錄之次其先後而觀之有異名
者竝存之以備考於黍稷粱三事尤瞭然如指上旋渦說文
爲治經津筏由今觀之真寶書也夫說經者之於一名一物
所据而知者秦漢諸儒之說耳鄭氏注三禮及爲詩箋獨不
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
夫太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朔南之地之各有所

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汜勝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乃亦不言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稟之名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竝承襲前人之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言書多云稷與黍相似又云如此穀尙不能明何況芝英是不自以爲知而又深疑於其所承襲之說矣然觀其所著書其所謂與黍相似者猶是指稟言不謂稷在黍中也至唐之蘇恭誤解陶氏與黍相似之云遂欲於黍中求稷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稌因以稌爲稷而謂與黍爲秬秠破冒稟爲稷之非轉致強分黍爲二穀不知黍中之有稌猶稷中之有秬稻中之有秠也一穀自兼二種安可以黍之不黏者而冒爲稷乎自時厥後陳藏器因之謂

稷如黍黑色豈以秬鬯用黑黍準黍言稷亦當用稌之黑者審是則陳氏冒稌爲稷但冒其黑色者而王沈魏書所謂烏丸宜青稌者將安歸乎歸於黍必不可得也則將孤懸一青稌之名乎且稌類多黃者陳氏又將何以處之至於宋之蘇頌則直謂黏者爲秬不黏者爲黍而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蘇恭之謬而與蘇頌相反然其意皆依稀原本於陶氏以申其說顧所見不同均之爲誤也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說與孟寇二君同而欲折衷之以爲定論難矣由唐以前則以稟爲稷由唐以後則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二千年來展轉相受余何敢知焉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梁兼收黍稷不溷實與說文之義相表

裏足正諸家之繆乃復求之諸經傳中之說以反復疏證之
既又博稽農民相沿之語驗之播穫之時參諸五方土宜之
同異而論說之以著於篇遲之又久輒有潤削辭不能徑省
語不厭凌雜者以舊說紛紜舛互非言重辭復不足以盡其
致也

梁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徐鍇說文

繫傳作得時之中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稟嘉穀實也孔

和故謂之禾也子曰稟之為言續也米稟實也象禾實之形

繫傳作米礦實也孔也象禾黍之形

米名也釁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礦芒稟也秀無說采禾成秀

也人所以收爪禾繫傳作爪禾爪聲穗采重文繫穢禾穢也穎禾末

也詩曰禾穎穰穰禾采之兒蓬穰重文秬禾危穗也穠禾墜兒

秒禾芒也秧禾若秧穰也稈禾莖也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稈秆

稈重文稹稹也稹穀皮也康稹重文節禾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

董節稂節重文秕不成稟也莠禾稟下生莠讀若酉繫傳作禾稟

穉禾別也

案禾稟之有稟者也其實稟也其米梁也聘禮及周官掌客

之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秬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

有稟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為一秬鄭氏注此秉為刈禾

盈手然則秉秬者束稟之名禾為稟之有稟者故以秉秬數

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稟者不別立

程徵君九穀考

名即穀中之實亦無異號惟稟有之遂假借通稱抑以事難
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

說文稻一稻為粟二十升禾黍一稻為粟十六升淮南子夫
大半升此稻黍之實亦曰稟所謂假借通稱者也

子見禾之三變也呂氏春秋引莊子一上一下以禾為滔滔

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而痛其身焉注

云三變始於稟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禾穗垂而向根君子

不念本也春秋說題辭曰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
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為粟四變入白米出甲五

變而蒸飯可食張衡思元賦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以為敷既垂

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今諸穀惟稟穗向根顧本可驗

也管子書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曰

夫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稟此

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

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余案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

而向根也管仲之言殆即三變之謂乎隰朋內甲之云謂米

處殼內卷城謂稃周於甲藏於內中兵刃者莖在其外也是

故管仲言命之曰禾隰朋言自命曰稟一指謂嘉穀之連稟

者一指謂嘉穀實也七月之詩云黍稷重稷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既同禾為諸穀中之一物明矣周官草人職相其
宜而為之種注云

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管子書去古之封禪者鄙上之黍北里
之禾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

六者之貴得時淮南子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地
初學記載范計然之言穀曰麥稻麻菽禾漢書食貨志董仲

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汜勝之書曰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說文曰黍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為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地宜禾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為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疏言麻與菽麥無禾稱似也言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諸禾因以禾為諸穀苗幹之大名不然也黍稷亦有禾胡獨不在所總耶且上既以禾目之復於黍稷外偏出禾南人呼其實曰稟穀米曰稟米北方人但呼穀呼米北人食以稟為主猶南人食以秬為主南人呼秬亦但呼穀米不加秬字也禾有赤苗白苗之異謂之蘗芭詩曰維糜維芑是也集韻蘗或作豐

糜余見禾之赤苗初生一二葉余細詢農人又以目驗知之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

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今直隸山西人猶別而呼之曰紅苗穀白苗穀赤白苗之外又有黃苗者黃苗穀穀有黃色白色二種米皆不黏白苗之穀穀黑米白者黏穀黑而米亦帶緇色者不黏黑穀俗謂之拖泥穀白苗者即青苗也初出時色微白故農人通呼白苗以別於紅苗也穀之種類甚多大致皆白苗米之大致皆黃色亦有白米白米亦有黏者然大致

米白者多不黏赤苗之穀其黃者有黏不黏二種苗赤穀亦赤者則其最黏者也是故黍亦禾屬種

嘉穀而知嘉穀之蘗芭必非黍者以黍之苗惟一色而無赤白之異又說文解穞字云以毳為縹色如蘗故謂之穞蘗禾之赤苗也解穞字云禾之赤苗謂之蘗言穞玉色如之以說文證說文益知蘗芭為禾而非黍矣爾雅之釋詩也曰蘗赤苗芭白苗毛氏據之以為傳而郭璞注爾雅則曰赤梁稟白梁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稟彼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為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又不知苗即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碩鼠之詩無食我苗毛傳云苗嘉穀也春秋無麥苗何休注公羊傳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管子言禾以苗字建首孔子惡莠亂

苗亦呼禾為苗大田之詩毛傳云莠似苗也趙岐孟子注云莠之莖葉似苗然則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莠曰禾禾實曰

粟廣韻粟禾子也粟實曰米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

米名曰梁其大名則曰嘉穀言其色則曰黃茂生民詩種之黃茂毛傳云

穀也而禾粟米梁之次第載說文中又如物之在貫焉以雜

廁部居讀者不能察耳今特建類相受俾散見之字歸於一

條然後粟之一穀為他穀久假者乃得反於其所矣周官倉

人職掌粟人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鄭氏注大宰職

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為主則是梁即粟矣史記索隱

載三蒼云梁好粟其證也隋書經籍志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楊雄作訓纂

篇後漢郎中賈鮪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張懷瓘書斷云和帝時賈鮪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

所謂三蒼也皆用隸法寫之宋案班氏云漢興問聖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并為蒼頡篇則三蒼之上篇恐即所并

之蒼頡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

呼粟米之純白者曰梁米禮設簋簋不稱黍稷稻粟而云梁

飯必炊米為之故舉米名耳無米名者乃稱穀名黍稷稻是

也是故言簋簋實則稱梁宜言九穀則稱粟宜言稼穡則稱

禾宜豳風七月之詩所數者言稼穡之例也倉人職之云言

穀之例也凡諸經傳云梁者皆言其米也詩中有互借以為韻者則不為典要

舍人職掌粟米之出入辨其物注云九穀六米別為書是以

粟主九穀因為諸穀之總名義與倉人職同賈公彥不知乃

云正言粟即案也夫案稷也以粟為案是以粟為稷此說蓋

据郭璞爾雅注郭云江東呼粟為稷孫炎注亦如此孫云稷即粟也乃漢世訓

詰相承之語古今注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籬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据此則前後漢書所謂嘉穀元稷降者皆是以粟為稷也故服虔亦以黑粟釋漢書之元稷孔穎達於

曲禮稷曰明粢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稷曰明粢句

陸德明釋文明粢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余案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立八疑十二證孔穎達非之引

鄭氏士虞禮注以斥其妄然亦考鄭氏注曲禮於稷曰明粢句無解說其注士虞禮曰明齊新水也又曰或曰當為明視

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尋其語氣鄭於明視意中無曲禮免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免腊也於明

粢意中無曲禮稷曰明粢之說故必申言粢字据爾雅粢稷之云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注曲禮時或實無稷曰明

粢句而晉宋以後人誤讀上虞禮注因而加之亦未可知耳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非漢代流傳真本劭任開皇

大業間言符命立容悅其人不足稱然隋書本傳言其採擷經史繆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自志學至暮齒

篤好經史遺落世事其於漢人之學必能涉其藩籬所立八疑十二證或亦不信梁外有稷惜其讀書記今不可得而見也又案鄭氏禮運作其祝號注引周禮祝號有六五曰盥號

孔氏疏之又引盥號注曰若稷曰明粢今考盥號原注乃云鄭司農云盥號謂黍稷皆有各號也曲禮曰黍曰稷合梁曰

蘇其稱曰嘉疏其所引者獨無無稷曰明粢句孔以鄭注連引曲禮遂誤以為亦有此句故舉以言之而原注不然亦足證

先後二鄭所見曲禮本無稷曰明粢句也且秋官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鄭氏用司農說明盥謂以

明水滌滌案盛黍稷鄭於小宗伯六盥注云盥讀為案六案謂六穀於春人注云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於肆師表盥盛

注云案六穀也在器曰盛於甸師注云盥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然則六穀之名合而論之鄭氏

盥謂以明水滌滌案盛亦是以兼滌六穀之名合而論之鄭氏通謂祭穀為案盛則已不得以明案為祭穀用稷之專名矣

况司烜於滌滌案盛時著明盥之號又安得復襲其名以命稷乎又甫田之詩以我齊明釋文齊又作盥毛傳云器實曰

齊在器曰盛鄭箋以為潔齊豐盛也余謂潔之云者滌滌之云也則甫田之齊明即司烜之明盥就明水滌滌案言曰明盥

就案受滌於明水言曰齊明顛倒言之義實一也至作盥號即作此明盥之號而反以明祀勝之種殖書不見稷而云梁案號六穀之一必不然矣

是稷粟孫炎云稷為黏粟先鄭注鍾氏丹秫為赤粟其注九穀亦有

稷無梁然於六穀則又稷梁竝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

顯然與禮經相畔矣及其注百穀之屬於稷之外又復舉梁

其注云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荏菽雕胡之屬蓋用後鄭所定之九穀也孔穎達豈不知稷梁為

二物而用相承之說陸德明爾雅釋文曰相承云稷粟也又日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

又似二物蓋陸曰稷粟也者梁既不可以同稷而舍粟別無

氏已疑之矣

梁不知欲以何穀當之陶氏云梁米皆是粟類又云粟粒細

魚扁長不似粟圓李時珍云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為

梁細而毛短者為粟余案漢大以粟為稷不得不強分梁與

粟為二穀又案後漢書禮儀志載明器筭八黍稷麥梁稻麻

菽小豆於後鄭九穀但少苽耳當時所用稷梁兼有殆已分

粟為二穀與近世陸稼書脩靈壽縣志以粟為稷而以

粟中穗如狗尾草者為梁蓋承襲昔人強分之誤矣況稷

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稷禮歸齋饋堂上八簋黍其南

東稷兩簋梁在西饌於東方亦如之米百筭黍稷稻皆二行

稷四行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授公飯梁膳稻於梁

西周官食醫職豕宜稷夫宜梁禮記內則梁稊惟所欲飯黍

稷稻粱白黍黃粱玉藻沐稷而饋梁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

稷士沐梁鵠羽之詩不能藝黍稷不能不知秦漢以後何以

藝稻梁甫田之詩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溷二穀而一之舉梁者輒逸稷舉稷者又逸梁如呂氏春秋

審時篇舉梁而逸稷者也審時篇云得時之不得時之黍至

得時之稻得時之麻得時之麥其十二紀中所載又舉稷而逸梁者也十二紀中載春食麥

夏食菽中央土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而又有孟夏嘗麥仲

夏嘗黍仲秋嘗麻季秋嘗稻之文月令及淮南子皆因於

呂紀文亦同之淮南子天文隆形主術三訓凡四見諸穀之

名皆不見稷字天文訓載稻穀麥禾隆形訓載汾水宜麻濟

水宜麥河水宜藪籬水宜禾渭水宜黍江水宜稻又載東方宜麥南方宜稻西方宜黍北方宜菽中央宜

禾主術訓載皆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

宿麥案穀而人閒訓則又云樹黍者不穫稷是可知舉梁者

非不知有稷直謂稷即梁也舉稷者非不知有梁直謂梁即

稷也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穀麥王冰注五穀

之長曰麥故

東方用之本草曰南方赤色其穀黍注黍赤色中央黃色其穀稷

麥為五穀之長注色黃而味甘也西方白色其穀稻注稻堅白北方黑色其穀豆注豆黑色五

常政大論五運平氣木曰敷和其穀麻注色蒼也火曰升明其穀

麥注赤也土曰備化其穀稷注色黃也金曰審平其穀稻注色白也水曰

靜順其穀豆注色黑也其不及木曰委和其穀稷稻注金土火曰

伏明其穀豆稻注豆水土曰卑監其穀豆麻注豆水金

曰從革其穀麻麥注麻木火穀水曰涸流其穀黍稷注黍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麥火穀麥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九

觀其所舉諸穀皆見稷而不見粱與秦漢以後諸書昭合疑
素問為周秦間人之所著論與伊川先生亦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後鄭知稷

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

成氏之識之卓也然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蓋

据月令之文鄭氏諸所注必有所本無不根之言膳夫王之

饋食用六穀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蓋据食醫會膳食之

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据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

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据六穀而意為增

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据月令配五行者為之

注素問藏氣發時論粳米甘小豆酸麥苦大豆鹹黃黍辛靈

樞五味篇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音五味篇

麥苦大豆鹹粳米甘黍辛麻酸案五音篇與月令同合觀

之粳稷可互取小豆麻可互取也甲乙經亦小豆作麻其注

職方氏宜五種曰稻黍稷麥菽不据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

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不得易本

經而就月令故据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必以菽者或

如疏所云當時目驗而知也臣工詩疏論鄭注食醫職方

計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据之以注疾醫

史記天官書歲正月旦旦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稷漢書天

疾跌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菽天文志下晡至日入為麻各

以其時雲色占種所宜其所數者蓋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

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辯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金匱真

言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

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

書多周秦間人所傳益其地員篇載五土所宜之種曰黍稷
 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案淮南子脩務訓言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燥
濕肥壤高下故高誘本職方鄭氏所注以為之注荀子儒效篇亦言相高下視壤肥瘠五種而揚稼乃据月令注之不及高誘之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穀黍稷菽麥稻也自金匱真言
 精審矣以下說竝不異而五常政大論則又進麻為木穀至火穀則
 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凡十二事雖不能齊一然皆有稷
 無梁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梁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
 麻也菰梁蔣實謂雕葫也大招於五穀之外明言有菰有梁
 而王逸則以梁為菰米之美稱是逸之說亦為有稷無梁汲
 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稷菽粟梁也是為有梁無稷
 凡此皆秦漢後稷梁溷一之證也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

案許氏說文叙云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漢書藝文志亦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刑法志云蕭何摯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凡此所稱即如氏所謂律也其曰諷九千字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而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云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為四十九耶明董斯張疏彥遠之啟以藝文志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為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繆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合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又案藝文志於揚雄取作訓纂篇下云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然則八十九章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是訓纂止三十四章耳所謂易蒼頡中重復之字者為以訓纂順續蒼頡而蒼頡中所本有重復之字輒易之使無復字也此續而易而者蓋揚雄為之也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韋昭云班固作十三章後人不辨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据昭所云彼時所見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矣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猶所諷書九千字者與尉律不相涉也又案說文引漢律甚多而於絳字下云揚雄以為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是許氏所見律亦頗有缺佚而或見於揚雄書所引者矣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

下尊案周制尊有上中下二品爨上尊也小宗伯職辨六藝以實爨而陳之是也中尊也小宗伯職辨六藝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酒正職凡祭祀以禮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是也爨下尊也諸臣在廟為客則備宰食三獻酌疊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司尊爨職所謂皆有彘諸臣之所酢是也

裸用秬黍為酒鬯人釀而共之謂之秬鬯人釀而共之謂之秬鬯之謂之鬱鬯則實上尊者秬黍之酒也周書洛誥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占文侯之命用春爾秬鬯一占江漢之詩賜召穆公左傳賜晉侯皆云秬鬯也

之尊也則秬鬯之酒實於中尊抑余考鬯人職所用之器有大壘瓢齊脩蜃概散是六者皆尊名也皆所以實秬鬯者也鄭氏注廟用脩脩讀曰占可知秬鬯惟和鬱者乃實於爨其未和鬱者則實於占明矣而孔穎達疏江漢之詩則云案鬱人鬯當在爨而云占者當於爾之時乃在爨賜時未祭則以占

盛之是偏據鬱人以決秬鬯之酒專實於上尊者也孔穎達又於表記秬鬯事上帝疏之云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斯不然矣案不五齊祭乃作之自必用黍然體

為五齊之一見於內則非用稻黍梁三米五齊豈秬鬯也賈公彥疏酒正職則云五齊三酒俱用秬黍麴蘖蓋以月令仲冬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不必時鄭氏以大酋於周為酒人而周官酒人職則掌為五齊三酒故互通而知之其實體齊之兼用黍梁內則已有明才矣三酒用秬稻固不待言然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醴黍清皆兩壺是三酒亦有黍矣然則實中尊者兼有黍梁秬稻之酒而實下尊者亦必不一其酒第未聞其審也三尊之說見於爾雅釋器曰彝百器也

又曰占中尊也舉中而上下可知故鄭氏注鬯人職曰占中尊也尊者爨為上鬯為下鬯禮記少儀則曰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此上尊不謂爨也謂設兩尊者以一尊為上也在儀禮其尊於室北墉下及房戶間者則以在西者為上尊其在尊於東楹西者則以在南者為上尊其饌於東堂下者則又在北者為上尊有元酒者上元酒無元酒者以醴配酒則上醴也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此謂爨為上尊矣然鄭注云於諸侯為上疏云天子則黃爨之上尊有雞爨鳥爨推鄭氏之意是天子不以黃爨為上尊也案司尊爨職春祠夏禴禘用雞爨鳥爨秋嘗冬烝裸用斝爨黃爨疏云依鄭志雞爨盛明水鳥爨盛鬱鬯也準以祭尚明水之義則祠禴以雞爨為上尊嘗烝以斝爨為上尊是亦不謂爨皆上尊也又文王世子取爵於上尊謂堂上之尊為上尊亦不謂爨也鄭氏注特

程徽君九穀考

三

牲饋食尊兩壺於阼階東及西方者謂不酌上尊為卑異之
 是亦以堂上之尊為上尊也禮運澄酒在下注以澄為沈齊
 沈齊實中尊者而亦在堂下郊特牲廟堂之上壘尊在阼
 尊在西壘為下尊而亦在堂上大射儀尊於大侯之乏東北
 兩壺獻酒尊俟於服不之東北兩壘酒此皆在堂下而用鬱
 鬯之酒者也由是言之尊之命為上中下者或以酒或不以
 酒或以器或不以器或以其所設之地或不以其地亦惟變
 所適而已漢以上尊酒十石賜平當其所謂尊之上中下者
 又不必如禮經之所云上尊當是醇酒之名故以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者當之假使稻米一斗得酒過乎一斗是不為上
 尊矣若稷粟之米一斗得酒不及一斗準中下尊之法減其
 量以通於上尊或亦可以得上尊之酒然則稻米之汁其釀
 厚殆過於稷 漢律所載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為諸經
 粟之汁與

之左證矣而顏師古乃以為稷即粟中尊當為黍米以稻黍

中下與內則稍醴黍醴梁醴適相合然以稷為稷不以為梁
 則亦不相合矣況內則乃言飲非言酒其在五齊醴但居一
 鄭氏注聘禮之醴黍清本內則之言醴者以名其酒之次第
 未必然也余謂醴黍清即酒正職之三酒鄭注酒王云齊者
 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
 貴多品鄭以度量節作解齊字名義可見非祭祀則不作之

而以飲人者必三酒也三酒有以黍為之者此歸禮於聘臣
 專用黍酒醴蓋白酒即三酒中之昔酒也三酒事昔清今見
 昔清於首尾而於事酒則以黍五之亦因 夫以稷冒粟是承
 以見三酒之皆用黍此所謂屬文之法也

襲漢魏六朝人之譌改稷為黍又啟後人黍中求稷之繆師

古斯說其誤非一師古又注急就篇云黍似粢而黏用說文

黍禾屬而黏之語而改禾字為粢字者意蓋以粟為稷耳然

誤解其注者必曰黍似粢而黏則是黍之不黏者為粢矣此

亦猶陶氏稷與黍相似之云本謂粟似黍也孔穎達生民詩

疏以糜芑為稷本呼粟為糜芑也而後世以稷為稷者輒据

其說而為之辭故諸君之論誤稷也而兼誤梁其究且詒誤

於黍辨之烏容已哉俗呼黍曰黃梁呼稷曰高粱皆不可為

典要至晉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梁合稻菽稱為三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六 程徵君九穀考

穀不然也難之者曰稟為梁而非稷稷誠不可冒稟之名矣
 稻曰嘉疏亦不足任嘉穀之名乎禾稟往往為諸穀所假借
 而楊倞注荀子禮論篇則直曰稻禾也庸詎知禾稟之非稻
 名乎余曰不然也公羊傳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何休注云
 原宜稟隰宜麥周官稻人掌稼下地種之芒種注云芒種稻
 麥也稻與麥同宜於隰今日原宜稟固非稻之所能冒者又
 說苑淳于髡曰蠨螺者宜禾楊倞引以注荀子云蠨螺蓋高
 地也高地宜禾明其不宜稻矣而顧又以禾釋稻耶況呂氏
 春秋云得時之禾得時之稻淮南子云雒水宜禾江水宜稻
 又云南方宜稻中央宜禾賈讓治河策云故種禾麥更為秔
 稻稻禾二穀秦漢以前無相冒者是故禾稟苗之名果專屬

於梁也抑余謂采之名始亦專屬禾後乃假借通稱之於他
 穀耳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又云稟之為言續也是稟可
 通百穀然云九穀不云九稟故諸經記中多以菽稟對舉是
 別菽而言稟矣管子書一則曰五穀菽稟再則曰菽稟五穀
 是又別五穀而言菽稟矣由是言之穀稟安可互通也而況
 稟有專稱乎韋昭國語注穀地為田麻地為疇漢書注如淳曰蔡邕云麻田為疇杜氏左傳注則云並畔為疇漢書注又云美田為疇是又別麻言穀矣余觀伏生
 淮南子劉向所著書皆言張昏中種穀則是呼稟為穀豈穀
 之始也固有專稱乎考古者所當心知其意也秀禾作采也
 大戴禮少閒篇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秀孚連
 文古義斯在孚蓋穀皮後人加禾作稔孚中所含者米也米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之先見者秀也是故含秀者采含米者孚采孚一物而先後
 異名字竝从爪蓋象形采从禾从爪孚則从采省从子从子
 者以其秀成米矣采但禾上爪象初秀時采采然開故今北
 方人猶稱禾作采曰秀采蓋故老相傳語也說文曰采禾成
 秀得其義又曰人所以收从爪禾以爪為手爪字則失其義
 矣秀時安得便言收邪此蓋經徐鉉改之矣余考徐鉉繫傳
 作从禾爪聲與銖本不同曰爪聲者必非手爪爪字之聲豈
 本有禾采象形之字為爪者而說文轉寫脫漏邪錯雖亦意
 以為手爪而致疑於爪聲二字然不徑改為从爪禾而但於
 爪聲下為之說曰爪禾為采會意也錯之敬慎實勝於鉉於
 斯見之矣爾雅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郭璞山海經注引爾雅榮即華也說文云華榮也爾雅又云木謂之榮而不實謂之菁音骨

華草謂之榮秀非榮也故曰不榮而實然秀時猶未實也故
 論語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明秀後乃始結實也余以所目
 驗者論之禾之初作采也先作稗穀其形與已成穀者無異
 已而稗穀稍開中有鬚數根戴葉吐出鬚木之點曰葉既開復合鬚
 葉在外後乃結實充滿稗穀中而麻之作采也先有稗一片
 旋而包之中含二鬚鬚末無葉點已而結實實有殼戴鬚漸
 大實包稗中鬚出稗外名之曰蕒蕒亦其秀要皆不榮而實
 者也九穀惟菽類作華餘皆不華而秀所異者禾稻黍稷麥
 苽之秀其稗皆二出麻秀之稗一而已他如蓬藜亦穀類其
 稗則五出然皆無英可落合之即其穀之皮初開時鬚葉歲

蕤是則同也出車之詩黍稷方華宜言方秀月令苦菜秀宜

言英高誘呂氏春秋注苦菜當言英蓋散文通也故屈原賦稱芝為三秀洪

興祖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禾未成實離離若聚珠相聯貫

者謂之穉與珠璣之璣同意呂氏春秋得時之禾疏穉而穗

大得時之稻長稠疏穉高誘注云穉禾穗果羸是也而徐鉉

以為禾莖失之矣禾采成而下莖曰穎字从頃頃說文曰穎

禾末也引詩曰禾穎穉穉案詩作禾役穉穉毛傳云役列也

穉梨省去禾也烈蓋黍穉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菊故謂之梨

今以訓禾苗所謂散交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

矣若以為行列則穉穉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

承用爾雅穉穉苗也之釋則役為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

納結服孔氏傳杜和稟也服稟役言服為稟之役是詩禾役為

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為禾皮

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稟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

傳也則以為有所以納之役失彌遠矣蓋凡附於外者謂之服

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成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

生稟則衛稟外而附於稟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稟之衣

也穉久襄亦有相輔相包之義觀詩言兩服上襄可知襄服

義自通也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

莖者故穉穉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穎之義余初以謂

此與毛氏異者也然余以為毛傳得之穎之義余初以謂

毛遂言錐之出囊曰穎脫疑取諸禾苗之銳者及涵泳其文

乃知其所謂穎者言錐之拊非言錐之末蓋謂錐之出於囊

-2 197 37 896" data-label="Text">

也脫離其拊而盡見於外即拊亦不能持之彼有拊持之者

-61 197 -2 896" data-label="Text">

但能見其末故曰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又少儀云枕

-122 197 -61 896" data-label="Text">

几穎杖執之尙左手鄭氏注穎警枕也刀卻刃授穎鄭氏注

-183 197 -122 896" data-label="Text">

穎鑲也案警枕形圓刀鑲在拊皆謂象禾采之成而下莖者

-244 197 -183 896" data-label="Text">

為穎也生民之詩又曰種之黃茂黃茂謂嘉穀墨子明畏篇

-305 197 -244 896" data-label="Text">

案盛則凡穀皆得謂之黃也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

-366 197 -305 896" data-label="Text">

程微君九穀考

-427 197 -366 896" data-label="Text">

六

穎實稟穎次堅好後蓋指采之成而下垂者言之故毛氏傳云穎垂穎也陸氏釋文云穎穗也穎成於穗故穗穎互通司

馬相如云渠一莖六穗蓋六穎也此詩言苗生次第甚詳備而毛鄭說有互異如毛氏

以方為極畝種為雍腫鄭氏以方為齊等種為生不雜余考其字義而以生長之節次比附而疏之竊謂方之言分也穀

種得氣始分開也苞穀始生苗苞而未舒也種苗出地短若左傳言髮種種也

發苗盛莖生也秀作采成字也堅則秀而實矣好則實而不批矣穎采垂末也

稟嘉穀成也大田之詩先言種後言方鄭氏以種為先擇其種方為字甲始生而未合時於此可而孔

悟古人異實同名惟變所適而皆有其確不可易者也穎達疏毛傳垂穎之義乃云禹貢鄭注結又去穎則穎是禾

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

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垂穎言具穗重而穎垂也此

蓋以穎為挺不以為采則所聞異辭者也穎之不垂者謂之

稌說文曰稌禾危穗也徐鍇曰危謂獨出之穗今言了稌也

蓋禾采之成穎也未有不垂而向根者也其不垂者故必異

其名焉是故穎之名亦惟禾有之也黍稷稻苽秀皆舒散麥

雖有椎而不下垂麻蕒豆莢皆不得以穎命之吾前言采之

名始於禾今與穎互證之而益信矣穠穎之端也故說文亦

以為禾垂兒也禾之作采而成稟也其稟不裸見有芒苞茸

焉以含之是之謂秒陽朋所謂外有兵刃是也秧禾苗之兒

說文云禾若秧穰也若蓋禾草之名說文解蘇字云把取禾

若其證也禾莖曰稟又曰稗去皮曰稽以為祭天之席禮器

及郊特牲之言祭天席也皆不用莞簟而用稟鞮鄭氏注穗

去實曰蘇引禹貢三百里納蘇服則蘇稽同也禹貢作納結

服則秣同也一作燕說文以飼牛馬謂之穠玉篇廣韵皆

云穠稷穰者蓋禾穰也今北方之穠以禾穰南方以稻穰禾

皮曰糕經記中不概見惟呂氏春秋一見之言得時之麥薄

糕也穀皮曰稗余言之詳矣然稗在米外者即殼也而又有

殼外之稗若稷若麥蓋穀之稗者說文稗穀之善者一曰無皮穀然亦有皮

稷無名麥謂之麩也其外又有稗矣稗一曰檜又曰穰生

民詩釋文云稗穰穰也呂氏春秋言得時之禾黍稻或曰稟

圓而薄穰或曰搏米而薄穰其言先時及後時者則曰厚穰

也今人必穀春後碎皮始命曰穰毛氏生民詩傳云或簸穰

者鄭氏注大師職擊拊之拊謂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穰

是也董節節之重文作稂說文以為禾稟之采生而不成者

謂之董節其論語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稗稟中之不實者古

文尚書曰若稟之有秕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

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多秕是故其糲也長其兄而去

其弟不知稼者其糲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稟而收其

粗是也粗疑批之譌批秀亂禾稟之草一本或數莖多至五

六穗禾一本惟一莖一穗故以多穗為瑞也司馬相如封禪

帝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注云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

七百六十八穗蔡茂傳夢有三穗禾宋書武帝紀大同六年

始平太守崔頌表獻嘉禾一穗多芒類狗尾俗呼狗尾草實

小於桌而形長初生時草全似禾戰國策夫物多相類而非

之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故聖人惡之札

事王令曰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

方人云惟禾中有之黍地則無余叩之老農非黍地本無也

與黍異見即鋤去不為所亂生於禾中必成穗乃可辨耳余至河間府農民語余云初年種穀田北人呼禾為穀其明年易高粱種之蓋穀中有莠莠實熟即落田中若明年仍種穀則初年所落之莠與穀並生不能鋤去故穀中多莠莠生高粱中不能相亂故明年種高粱也說文禾稟下生莠繫傳作禾稟下揚生莠徐鍇云謂禾稟實下播揚而生出於稟秕農桑輯要亦言穀種浮秕去則無莠二說皆不然也秕無實安得復有所生然則說文所謂揚者莠生挺出直上非若禾稟向根下

至

金壇段若膺王裁說如此今據改之

故謂之揚生以其能亂禾稟故常於禾

稟下揚生也其實莠非禾類不耕之地處處有之月令藜莠蓬蒿竝興余居北方戶隔外方丈地耳四物蒙茸而生冬月

適野空田中多枯莠草左傳門上生莠今時猶然也近人有謂國策之幽莠即夏小正之四月秀幽小正之秀幽即詩七月篇之秀萸以為幽萸莠乃一聲之轉蓋本之廣雅萸莠也之云余目驗之不然也莠於夏至前後始作采小暑大暑之間乃其正秀之時是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也即以他物驗之月令四月苦菜秀今北方三月即有作華者然至四月黃英徧野偶郊行數十里無地無之夏小正七月葍秀傳云馬帚也余定為轉蓬飛蓬之蓬北人今呼埽帚菜又呼為刺蓬蓋蓬葍一聲之轉大暑時已有先作采者餘竝秀於七月是皆與經傳不爽其時不應莠獨遲兩月始成秀也音語相轉是考字要義然必芴舉數事證之使確乃可定其說不然何

字無音何音無轉舉可比而同之也哉且說文云詩四月秀
 萋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今莠余試嘗之甘又鄭氏詩箋云
 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又注月令云王瓜萋也今
 月令王萋生夏小正云王萋秀未聞就是是鄭氏疑萋為王
 萋又疑王萋王瓜蓋一物亦不以為莠也莠萋相轉殆未可
 以聲定之國語云馬餼不過稂莠草昭注莠似稷而無實非
 實熟則易落耳左傳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伯有
 侈知其不能久存余謂言其易落為不能久也 昭誤以梁
 為稷曰似稷蓋言似梁云爾大田之詩不稂不莠爾雅釋之
 曰稂童梁毛傳因之所謂童梁者豈即說文禾粟之采生而
 不成者乎余謂詩上言既堅既好既盡也盡堅好則已無采
 生而不成者矣而又繼之曰不稂不莠者謂不生狼尾草與

狗尾草也然爾雅既以童梁釋稂而又別出孟狼尾則是不
 以狼尾為童梁矣董節在說文以禾采之不成者當之而不
 稂不莠之稂又斷乎不可以為禾采之不成者則爾雅之所
 謂童梁亦安能以說文之解解之邪下泉之詩浸彼苞稂毛
 傳亦作童梁鄭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夫果童梁為采生而不成者則
 是於禾粟中間一見之不得連頊皆童梁而為水所浸且生
 於禾粟中禾粟宜高地下泉亦安得而浸之也與苞蕭苞著
 同舉亦宜為狼尾草矣蓋狼尾與狗尾二草相雜生野地秋
 月適野彌望皆是亦如蕭著之必以族生故得云浸也余嘗
 目驗草似莠秀於八月疑即狼尾草因求狼之尾辨識之蓋
 黃白毛而黑末而是草之叅老則轉赤而黑與狼尾不異又

狼尾毛疏是草之芒亦疏不似狗尾草之密因遂定之以為
 狼尾草說文別出莨艸者殆是與案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卑
 濕則生藏莨兼葭史記注載駟案漢書音義曰莨莨尾草也
 漢書注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夫莨尾即余所目驗之狼
 尾草也莨草中牛馬芻余所目驗者亦中牛馬芻也余於京師夏秋
問見鄉民擔狼尾草與狗尾草以為牛馬芻者滿街以中牛馬芻之云證國語之馬餼
 不過稂莠以國語之稂莠證詩之不稂不莠於是稂莠之稂
 與說文所謂禾稂采生而不成之董蘇實為二物確然無疑
或以藪之重文即稂莠之稂為疑余謂字之通者兩義不相妨也如稻梁之梁亦可與稂通稂又或从米作糧東漢光和
問白石神君碑藏莨生於卑濕亦與下泉之浸足相證矣稂
黍稷稻稂是也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莖勁采不下
 巫畧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沒為奴婢者使供作
 務人月支稗子五斗春得米斗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
 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汜勝之云稗堪水
 旱種無不熟是也

黍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為
 酒禾入水也粳黑黍一稗二米以釀也粳重稗一稗二米詩
 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糜稌也稌糜也稌
 黍屬梨黍穰也穰黍梨已治者

案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為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為黍屬而不
 黏者也禾自有黏不黏二種古今注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
稌亦曰黃黍是謂黍為禾之黏者其不黏者即禾矣

黍稷君九穀考

大繆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

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

稻粱白黍黃粱鄭氏注黍黃黍也韓非子吳起欲攻秦小亭

置一石赤黍東門外韓非子內儲說作赤菽言赤黍者因學紀聞所載經傳中見黑

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是以知散文通

稱黍也糜一曰糲飯用米之不黏者食醫職牛宜稌先鄭以稷釋稌明飯用不黏者

黏者釀酒及為餌養醯粥之屬故簠簋實糜為之以供祭祀

故又異其名曰糲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尚黍也不黏者

有糜與糲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聞之農人云黍糜二

穀其色皆有黑白黃赤之異及與人索取其種凡持以至者

有黑黍白黍又有赤黍雜黑黍中者黑黍中更有青黍而獨無黃黍

惟糜則類多黃者亦有黑糜隋書禮儀志北齊耕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黍黑糲三國志注烏丸宜

糲青余因以所目驗難農人農人無以應然則黃黍者糜也糲

也黃色即有黏者而余未之見可見不黏者多則不得以黃黍之名歸於糲矣內則直呼曰黍而

今人乃以為稷豈不繆哉赤黍白黍宋之蘇頌以冒薺芑是

不以薺芑之為禾之赤白苗也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

呼之曰糜黍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軟黃粱不黏者曰硬

黃粱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為黍子不黏者為糜子余居武邑

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

稷米豐潤人呼糜子米北方稷糲音相邇曲阜孔氏谷繼涵語余云彼地稷糲二字迥別民間

呼糜子為糲無誤呼稷者糲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糲一物而以

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糜糲互釋稷齋互釋其為二物

甚明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糝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鬰廣雅鬰糜糝稊稌也玉篇鬰糜也糜糝也糝關西糜似黍不黏者糝稊稌名廣韵鬰糜別名也說文糝程穀名以糝冒稷稷既非稷矣以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簠簋實其性黏著幾與籩實之餌養無以異且少牢特牲饋食之禮尸嘏主人本為炊糜為飯不相黏著故有搏黍之儀若用黏黍為之胡為乎必令佐食者搏之而後授尸哉且糜之為黍不但內則黍黃黍之注可為左證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云說九州所宜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釋文云麻一本作糜余案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鄭注所謂若云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當作糜糜即謂黍二字可互通也然糜之譌麻糜黍二字之可互通余亦非以臆見斷之也伏生尚書大傳淮南子

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菽而呂氏春秋則云日至樹麻與菽麻生於二三月夏至後則刈牡麻矣今云日至樹麻其為樹糜之譌無疑伏生淮南子劉向竝言黍菽呂氏言糜菽是糜黍互通之確證也又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以伏生淮南子劉向書證之糜字為衍文因下有菽糜之文而衍也菽糜者豆鬻也小正傳云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 刻本譌作食矩關或又譌作食短閱言菽字又言之者特著其時食豆鬻耳與上種黍菽文不相複而轉寫者不明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妄增一字也近日刻本不知糜為衍字謂是糜字之譌改糜為糜失之愈

遠矣糜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下種者改者之意本欲改爲糜糜之糜而又譌爲糜芭之糜是又不知糜糜之爲二物其音又復不同也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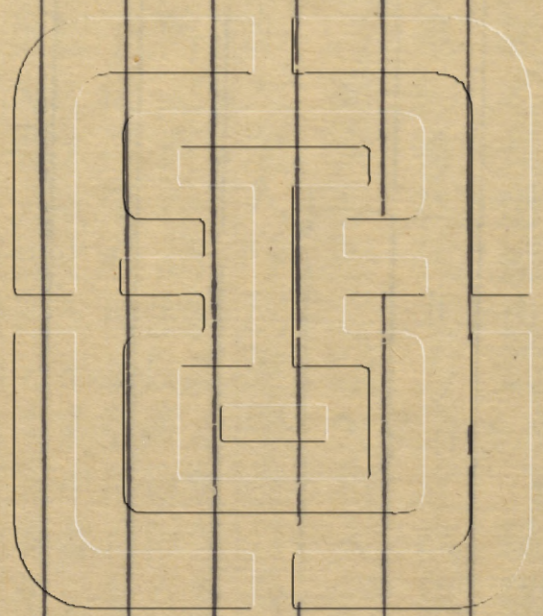
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汜勝之種殖書黍暑也種者必待暑說與說文同亦以極時言之矣生民之詩維秬維秠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稔二米毛傳因之鄭氏鬯人注則曰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賈氏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秠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秠一稔二米是卽維秠者秠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稔二米爾雅秠一稔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秠卽其皮秠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

異稱也案賈所疏及引鄭志問答之意未見分曉因檢生民詩孔氏疏閱之乃知孔所見鄭氏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秠二米以秠字易爾雅之稔字也其言曰鬯人注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祿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秠一稔二米鬯人注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稔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稔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稔爲秠也據此則是秬原包一稔二米者而秠卽秬之皮耳但一稔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

秬也然鄭氏釋鬯用一稭二米者若但云釀秬為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秬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秬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秬而一秬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秬為稭故以稭解秬既上承秬字可不復更見秬字鄭氏之意欲見秬亦秬既直見秬字而秬稭皆皮則不妨易稭為秬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秬為黑色之黍故素問言穀色黑者或即由之為秬六元正紀大論曰其穀齡卒而五常政大論則曰其穀齡秬氣交變大論亦曰其穀秬並以秬字作黑色字也郭璞爾雅注云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麩之米正黃色黍之米淡黄色色愈淡則其米愈黏務本新書云有與糯米相類者白黃米是也舊呼糯不換造酒為佳故山西靈石人呼不黏者為黃米對黏者色淡言之也武邑人呼黏者為黃米對不黏者冒稷米之名而別之也稭音卑今穀名中無卑

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稭黍別曰稭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苾稭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淡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為此必稭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稭也余曰農家所種稭似稭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稭也亦曰水稭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稭皆有稭音稭為黍別無疑也稭稭並宜卑濕地又視禾黍為卑賤故字皆从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稭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稭即野稭也曹植七啟云芳菰精稭亦指野稭謂之精者脩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蔬今反食精稭者異義梨黍穰也芳謂之菰宜為婦

簣黍穰亦宜為埽簣糜穗其末自然句曲尤宜之今北方埽
 簣小者皆用糜此梨之所由名與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菊執戈鄭氏注菊萑苕可埽不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菊於
 大夫去菊於士去葷鄭氏注菊莢苕也左傳楚子昭卒襄公
 在楚楚人使公親禭乃使巫以桃菊先祓殯杜氏注菊黍穰
 周官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說喪祝與巫以桃厲執
 戈在王前又引檀弓及左傳言桃菊者以證之陸氏釋文云
 厲音例記作菊黍苕穰也黍苕穰或作黍苕穰鄭氏以菊為萑莢之苕
 杜氏以為黍穰陸氏則黍苕並釋据杜陸說是菊梨通矣然
 余案說文以黍穰釋梨以芳釋菊芳葦華也从禾从艸固宜
 有別與左傳孔疏云菊是帚蓋桃為棒也以桃為帚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菊則不去桃是桃菊異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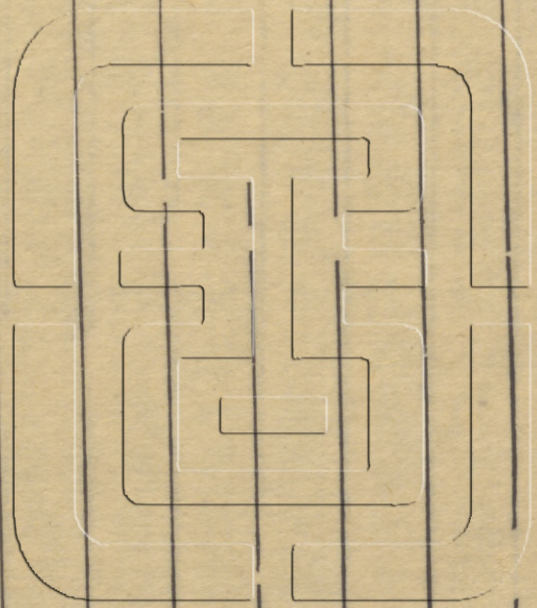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軫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八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九

學海堂

九穀考

歙程徵君 瑤田 著

稷

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

齋重文

秫稷之黏者

秫重文

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稌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

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為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

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

疏云案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

云首種淮南子作首稷不入高誘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余案考靈耀之文載史記正義中蓋云主春者張昏中可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一

之種穀疏雖引考靈耀之文以證舊說然終恐其所指猶是謂梁說介疑似余所不憑

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最先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

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余

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粱最早諺云九裏種伏裏收及余

至豐潤其俚諺亦有九裏種高粱之說管子之書適符諺語

高粱為稷而首種無疑矣農桑輯要載務本新書云蜀黍春月早種省工多收耐用秦漢

以來諸書竝昌梁為稷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即以管子

書日至七十日藝稷之說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

之正月也余足跡所至游行南北氣候亦至不齊矣所見五

方之士下及農夫輒相諮詢會未聞有正月藝梁稟者至吾

徽藝稟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為日至百日不藝也而高粱早

種於正月者則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為首種首種者高粱也

月令首種釋文乃引蔡云宿麥杜氏通典載唐武后時王方慶疏言月令孟春行冬令首

種不入案蔡邕章句云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今孟

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雪霜損

稼宿麥不登宿麥於仲秋勸種安得為首種且月令孟春行

冬令首種不入仲春行冬令麥乃不熟兩令異月不得同一

災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

乎月令注稷五穀之長班固白虎通曰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又曰稷者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

余案班氏所謂稷亦指稟言蓋漢人已不識稷矣內經金匱真言論岐伯曰東方青色其穀麥王冰注云五穀之長考麥

故東方用之引本草云麥為五穀之長後漢書祭祀志引孝經援神契曰稷者五穀之長也注引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

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案用令章句曰稷秋夏乃所謂蔡云宿麥者以麥為首種以麥為稷此皆異聞之當存而不論者也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此蓋長其所貴義不相妨也周官食醫職宜

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

鄭司農注大宰職九穀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

而秫重稷也故自漢唐以來言稷之穀者屢異而秫為黏稷

則不能異綴文之士其講說秫之義者雖異而天下之人呼

高粱為秫秫呼其稽為秫稽者卒未有異也舊名之在人口

世世相受雖經兵燹喪亂不能一日不舉其名欲其異也得

乎此所謂禮失求諸野者乎而李時珍乃謂秫即粱米用孫

炎秫為黏稟之說孫益云稷即稟也故以秫為黏稟今人口中呼稟

絕無秫秫之稱亦可時珍不主其論稷時珍云孫氏謂稷為稟誤矣而乃

主其言秫毋亦鼠腊為璞之見乎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鄭司農云丹秫赤稟後鄭無

說疑從之矣然於九穀穀然入粱去秫則必不以秫為稟矣或注是經時偶未送難也時珍又謂今人

祭祀用高粱以代稷者誤彼自考之未審今人以爲稷乃故

老相沿之舊名一不誤也良耜之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金輔之榜云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注云庶人無常姓故以稷

為主無牲宜饋黍黍者食之主也不饋黍而饋稷正賤者食稷之一證今北方富室食以稟為

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稟為稷也

若糜之為糝今賤者亦不常食且為穀中最後種而疾熟者

不得云首種土地之所生民俗之所安以今證古糝萬不能

冒稷而唐宋以後人之著錄其言稷者恆主於糝此又不足

深辨者也國語農祥農正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

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先
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及期王行及藉后稷監之
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是日也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而時布之于農案先時九日先時五日者先初吉之日
也初吉者始耕之期即月令所謂乃擇元辰也鄭氏注元辰
蓋郊後吉亥孔疏引皇氏云耕用亥也然則立春後郊以上
辛乃擇郊後之亥日而耕左傳所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
也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於是始耕案冬至
後數至立春四十五日如立春後浹辰逢亥以為王始耕之
期則自冬至數至是為五旬七日也是時王耕猶未播種故
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鍾量名以鍾受穀種而藏之于廩

蓋內宰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所生種稷之種以獻于

王者是日藏之至可播時乃以次布于農也王耕後又浹旬
可以播首種矣於是出種以布于農而使播之蓋自冬至後
至是為七旬即管子書所謂日至七十日而藝稷也然則首

種為稷稷為五穀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

左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因之為五穀之

總名廣韻稷五穀

云職方氏并州宜五稷后稷社稷皆取此據此則今周禮作宜五種者宋本或亦作五稷

鄭氏注甸師職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

所謂秫也以秫為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曰

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者稻之黏者也崔豹古

今注所謂秫為黏稻是也

廣韻秫稷也

然則孫炎注爾雅謂黏

稟為秬烏在其不可也而余必辨之何也惡夫以秬為黏稟
恐其亂稷而已管子臣乘馬篇日至百日黍秬之始也是秬不謂稷
者也而輕重已篇則云日至百日黍秬之始也是秬不謂稷
矣豈亦以為稟邪然唐之蘇恭誤解陶氏稷黍相似之說而
謂稷與黍為秬秬未必非陰據管子黍秬之始一言為左證
而宋蘇頌圖經則更牽合說文秬稷之黏者之文而以黏者
為秬不黏者為黍雖管子之秬與其所謂稷者或人自為義
恭頌未之深考然其誤實由管子滋之惑也日至百日為仲
春之月豈種黍之時乎管子書非出一人手傅元孔穎達葉
水心皆言輕重篇為後人所加或不誣矣不黏者赤白二種
白者膚色如粉矣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也周官

籩人職朝事籩實有白黑鄭司農說稻曰白黍曰黑余以為

黑者黑黍白者白稷皆指其穀色言若稻必舂後乃見白耳

況梁米純白者與稻米無異如以米之色言安見其非指梁

而必為稻也又何以處夫黑者之米不黑邪且白稷今北方

見粢之說文粢乾煎也以為寒具口實粢後之色其白無比固宜其

為朝事之籩實與穀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秬一名蘆稌

一名蘆稟一名木稷一名荻梁廣雅蘆梁木稷也類篇集韻皆云關西呼蜀黍曰籩黍今

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以種來自蜀形類黍稷故有諸名余

每遇蜀人輒叩之則云彼土最宜稻高粱惟高岡種之專用

以造酒謂其味潛民俗不食夫苟為彼地之種其民安得不

食今乃苦其味潛而不以作飯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為種之來自彼地者反為賤者之常食此事之必不然者也
 且種來自蜀之說考之傳記未有確證知其為臆說不足憑
 矣至蜀黍之名則其來已久博物志地節三年種蜀黍陸德
 明爾雅釋文云秬黑黍或曰今蜀黍米白穀黑此又以白高
 粱之黑稗者為秬黍與陳藏器之以黑麩為稷其繆顯然皆
 不足辨矣白米黑稗蓋高余意蜀黍為秫之緩聲秫為蜀黍
 之合聲黍類之夫者名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俗呼一丈紅
 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獨有獨義故爾雅釋山曰獨者
 蜀物之獨者或且大故因之有大義釋獸曰雞大者蜀釋草
 呼蜀葵為戎葵釋詁戎大也又嘗考之凡經言疏食者稷食
 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

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

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

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鄭注食其美者也朔月四

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

者疏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

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是

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子

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竹林七賢論阮簡居父喪浚儀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

致清議廢頓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

食也又儀禮設敦設簋必黍稷並陳惟昏禮婦饋舅姑有黍

無稷且必特著無稷之文蓋婦道成以孝養不進疏食故無

稷也左傳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麤猶大也鄭氏月令注云即所謂

疏食也喪服傳食疏食注云疏猶麤也稷之謂也或曰召旻之詩彼疏斯稷

毛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稷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

率糲十稷九據此則左傳所謂梁庸詎知其非謂米之稷者

以對麤為糲米安見麤之必為稷乎余曰梁自有糲有稷不

得專稷之名且國語云季友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稷之馬曰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此

以稷與麤對文然則謂之稷者亦可以為稷之謂乎稷梁不

可為稷故麤定主於稷夫一家之中父兄尊老子弟卑賤

者食稷宜飯麤食耳老者則當食梁肉今國人之父兄食麤

者多則是食梁者少矣尙敢以稷飼馬乎稷為梁之穀明矣

則食麤非食稷而何哉季文子事在國語則仲孫它諫之在

左傳則范文子稱其忠然則卿大夫家馬固有食稷者矣曲

禮君馬年豐則食穀它獻子之子獻子過其言而囚之自是馬餼不過

稷莠前此則固食稷矣稷莠似稷之草稷非梁之穀而何哉

召旻之詩疏稷對言鄭氏隨經釋義故得訓疏為糲疏字義

寬言各有當是故玉藻客飧主人辭以疏雜記孔子食於少

施氏祭及飧竝辭曰疏食此修辭之法雖稻粱可云疏也烏

得據之以相難邪淮南子載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

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案案即

籩人職糲餌粉餐之餐說文餐或久米方言餌或謂之案蓋

粉米餅之曰案即韓非子所謂糲餅菜羹者也糲粢與黍粢

對文糲誠疏矣黍果得專稗之名乎黍而不得專稗之名亦猶稟梁不得專稗之名也然即以爲得專稗之名而以稗與疏對也則稻既與疏對而爲稗矣稟梁又與疏對而爲稗矣黍又與疏對而爲稗矣夫如是而疏將安歸乎未有不歸於稷者也以大訓疏疏稷也以不精訓疏疏亦稷也然則糲粢之云卽稷粢之云不但疏爲稷糲亦爲稷矣疏謂其形大糲謂其質硬淮南子之糲黍對文與左傳之麤梁對文無二義也其以糲爲凡米不精之稱蓋推廣之義非本旨也鄭氏言米之率糲十稗九其術在九章九章蓋出張蒼耿壽昌之手故首章言祇卽用漢法二百四十步也至以梁爲凡食精者之稱國語膏梁之性注梁食之精者則是梁本精也故得假借其名豈因是而遂謂脫稟之梁反不得號之曰梁而必號之曰麤

以與米之稗者假借梁名成對文也哉抑疏食之義矣昉乎

爾雅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

據周禮注則疏上有艸者爲後人所加

周官大

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注云疏材百草

根實可食者引爾雅疏不熟曰饑以證之案百草之根如蘆

菹蕪菁蘊蒜之屬百草之實如瓜壺菱芡之屬

有自園圃出者有自山澤

出者非其所自殖故曰聚斂

其形類皆麤大據爾雅疏穀對言穀其細小

者矣蒙疏之義而廣之則諸穀亦有其麤大者亦別之曰疏

黍稷稻粱四者稷爲最大故謂稷食爲疏食稻其次大者味

又美故曲禮於祭宗廟命之曰嘉疏

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然則小食

謂之既大食謂之疏食則疏既之大名與又說文食一米也或說△自也自或說一粒也然則一米有二義粹不雜之謂

一不折碎之謂一也內則有折稂益亦小食之類與然此皆展轉相因隨時生義以命

名也請循其本凡草實之有孚甲而堅實者謂之穀故其字

从穀廣韵穀皮甲从禾者穀之命名或始於禾也凡草根之塊然

成物者謂之蔬故其字从正从倒子正言下體从倒子者言

首在下也淮南子原道訓秋風下霜到生挫傷注云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是故苾為穀其

苾首爾雅謂之遽疏矣疏字本無大義因疏形多龐大故通

其義而假借之於是凡物之大者皆謂之疏又因而推廣之

則有分疏疏通疏遠疏長疏遲之義焉高誘淮南子注疏分也疏長也疏猶遲也

說文疏通也王逸九歌注疏遠也國語曰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疏

祭法作厲山氏其子曰農又曰棄能播殖百穀疏詩書易及春秋傳皆著

百穀之名荀卿書亦云葷菜百蔬以澤量楊倞注疎與蔬同蓋穀之

類甚多疏之類亦多假成數故號之曰百穀百蔬也李善兩都賦注

引辭君韓詩章句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揚泉物理論梁稱菽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其說然穀疏雖異疏不能冒穀名穀恒得冒疏名故自五穀

六穀九穀之外數穀者又曰八穀晉書天文志八星主候歲經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凡草實之穀亦多有稱之曰疏者

疏之名不專屬於根矣於是又推廣之木實亦得謂之疏百

草莖葉可茹者通謂之疏莖葉叢生分疏之義所由昉也韋昭國語注云蔬

草菜之可食者淮南子秋畜蔬食高誘注云菜蔬曰蔬穀食

曰食委人職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注云疏材草

木有實者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呂氏春秋淮南

子並作疏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高誘呂氏春秋注

云草實曰蔬食夫名者人之所命者也有以形命者有以事

是青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命者至於因形及形因事及事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而已
 今有名子者白者曰白黑者曰黑及其弟之生也非必白黑
 之皆如乎其兄乃亦從而白之黑之蓋相因以命名自然之
 勢也明乎此而後疏之本義明疏之本義明而後穀中名疏
 之義乃明明其義而後曉然於稷食之為疏食高粱之為稷
 矣余既考定高粱為稷又以疏食即為稷食左氏內外傳之
 麤即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粟
 為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家家
 炊高粱為飯又以高粱為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
 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
 麤糧耳余聞其言以為麤糧二字又其舊名之相沿未失者
 足以證余考定之不繆因并記之

稻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稌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
 黏者讀若風廉之廉穰稻紫莖不黏也讀若靡稂稻屬稷稷重
 秠稻屬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秠秠稻今年落來
 年自生謂之秠養稻餅也粢重文

案稻稌大名也稌糯也其黏者也字林糯稷之為言硬也不

黏者也字林稷稻南方謂之秠廣雅秠稷也玉

月穫稻月令季秋嘗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月令仲冬乃命

大酋秠稻必齊內則雜記竝有稻醴左傳進稻醴梁糗內經

黃帝問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

皆言釀稻為酒醴是以稻為黏者之名黏者以釀也糜黏句

黍稷黏句 秫皆可以釀者也內則糝醢同用稻米籩人職之

餌養注亦以為用稻米皆取其黏耳而食醫之職牛宜稌鄭

司農說稌稷也又引爾雅曰稌稻是又以稷釋稻稷其不黏

者也孔子曰食夫稻亦不必專指黏者言職方氏揚荆諸州

亦但云其穀宜稻吾是以知稌稻之為大名也顏師古漢書

穀總稱也稌其不黏者也周官稻人掌稼下地澤草所生種之苾種苾種

稻麥也於水澤之地種之白華之詩云漣池北流浸彼稻田

由是言之稻宜水也淮南子稻生於水而不生於湍激之稻

人又於早暵共其雩斂雩祈甘雨之祭也稻人共其事之發

斂蓋稻急水者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策云若有渠溉故

種禾麥更為秔稻是稻之於水視麥尤急矣後漢書張堪拜

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京

之東玉田豐潤之間多稻米二縣漢屬右北平西接漁陽今

稱沃土蓋堪之遺澤遠矣余嘗再至豐潤問樹藝之法言種

於水田者為稻子其非水田所種者別之曰稷稷早熟稻晚

熟稷米硬稻米軟稻即稷類軟非如稷之黏也彼地稷亦旱田所種此以田之燥濕

分稷稻之種雖間有異施而大致然矣內則淳熬用陸稻管子

謂之陸稻則不必水田種者亦稱稻左太沖魏都賦水澍稷稌陸

蔣黍稷則不必陸地種者亦稱稷蓋稻為大名而稷稻二字

散文則通抑一隅偏稱又不可為典要也農桑輯要之言水

旱稻也引齊民要術之說詳矣水稻選地欲近上流旱稻宜

用下田以為上流水清則稻美而於下田則極言其難治著
 耕耙勞鋤鋒疇之法然未言其所以宜早稻之故余則以謂
 早稻不生水中而貴潤下田滋潤稻乃得其養故苟水稻而
 殖於濁水之中稻雖急水亦忌為水所傷早稻而殖於高原
 之上是急水者而偏燥之豈能遂其生哉此之謂盡物之性
 矣至其言水稻有生七八寸拔而更蒔者有不更蒔者言旱
 稻則但言更蒔與余在豐潤所目驗者不同豐潤水田更蒔
 旱田直播種而生之吾徽播種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
 而更蒔及其更蒔也則皆在水田中蓋土地所宜每多殊致
 固有未可以一說概之者矣東南方地氣暖稻之熟也恆疾
 交趾稻冬又熟一歲再種初學記載後漢吳都賦所謂國稅

再熟之稻是也

余至安慶府桐城縣之樅陽鎮土人云其地

歲再熟也三月下種六月穫者為早稻五月於別田下種生
 秧至六月早稻穫後犁其田而蒔之九月乃收是為穫而再
 熟者也江寧翁兆溱夢旂云曾至臺灣其稻穫而再熟至鳳
 山縣則三月穫早稻春秋再收蓋其縣居臺灣之極南地氣
 更暖無嚴寒之時冬月即可布種也一統志言雷州界稻十
 月種次年四月熟雷州遠在臺灣之西然則極南之地風土
 蓋畧同矣隋書西域傳高昌國氣候溫暖穀麥再熟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再獲猶再獲也是以歲再熟歸
 之人力矣水經注云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

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

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余過德州河間諸

地瘠土也黑地腴田也又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

稻也然則此言歲再熟者異畝異時非穫而再種者也農田餘話

云闕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穫而再種非也其鄉以清明
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
復蒔晚苗於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鋤理培壅其晚
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此又以同畝異蒔爲再熟蓋
所聞異辭余至饒州其地有圍田湖田圍田高湖田低高田
種早稻低田種晚稻早稻硬晚稻軟早稻清明後種立夏蒔
秧大暑盡穫矣晚稻四五月浸種其蒔也以處暑爲限諺云
禾逢處暑絕根苗言處暑後蒔之不成熟也九月則盡穫矣
湖田六七月水始涸涸乃可蒔秧故專種晚稻此地 徐堅初
稻亦歲再熟然皆異畝而種亦非穫後更蒔之也

學記載郭義恭廣志曰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獲其莖

根復生九月復熟此其再熟爲一本兩刈抑又異矣水經注

又云更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稔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

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此所謂月熟之稻者隋書婆登國其

種蒔之法所未聞矣王嘉拾遺記漢宣帝時背陰之國來貢

日而熟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唐書西域傳天竺土

澤稻歲四熟顧嶠海槎餘錄儋耳種早稻曰山禾粒大而香

連收三四熟曲禮稻曰嘉疏所謂盞號也周官大祝辨六號五曰

盞號注云尊其名更爲美稱司農說引曲禮黍曰薺合梁曰

薺其稻曰嘉疏是也鄭注曲禮云稻菰疏之屬也余謂疏爲

疏大之義前於論疏食已詳言之矣釋文云疏本又作蔬蓋

後人加艸耳高郵王懷祖念孫語余云說文穰讀若靡靡爲

麋字之譌穰扶沸切麋房未切故穰得讀若麋以形相邇而

譌爲靡諒哉斯言也余檢廣韻二字同切足以證之矣耗据

說文南海之美稻也而呂氏春秋引伊尹之言則曰飯之美

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稟陽山之稔南海之秬淮南子離先稻

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注云離與稻相似耨之
爲其少實而他書引淮南注則曰離水稗此非高誘注也水

稗南方稻田中多生之不得先稻而熟或疑離秬同聲秬為今年落來年自生之稻或能先稻而熟與然非余之所敢知矣稻餅曰資糲資黍資亦得稱資者曰則散文通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葬故謂之麥麥全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久來有穗者久來周所受瑞麥來雜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
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亦粦粦來粦麥也萃
稜齊謂麥稜也稍麥莖也麩麥末也糲麩也繫傳作麩堅麥也
麩麥覈屑也十斤為三斗類小麥屑之二覈麩小麥屑皮也鋪麩
文體黃麥也讀若馮麩麥甘鬻也餅麩資也蒲爵麥也蘧蘧麥
也菊大菊蘧麥

案來小麥也

說文一來二縫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

謝啟作一束二縫周頌孔疏引作一麥二麥

大麥也

廣雅大麥粦也小麥麩也周頌釋文云牟字或作鞏

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

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

桑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

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農桑輯要載崔寔曰

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

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年歲乃成故云宿麥呂

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余

案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為春麥玉篇云粦春

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

寔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也廣志旋麥

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矣

玉篇云麩大麥也余考崔寔言種大小麥竝以白露節為始

惟麩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麩麥說者以麩為大

麥類然則麩乃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麩也釋名云麩

亦麩也煮熟亦麩壞也此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

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也豈不重哉鄭

詩箋於思文云武王渡孟津失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於臣

工云赤烏以牟麥俱來二箋蓋用古文尚書大誓文解來字

為去來之來是不以來為小麥也說孟子於麩麥自播種而

擾之以至於熟言之綦詳故先鄭竝列九穀矣而後

鄭逸大麥至大小豆則從先鄭竝錄之余求其故不可得說

者謂戎菽后稷之所殖而大麥用處甚少也然乎哉月令仲

秋之月乃勸種麥尚書大傳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鄭氏

注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

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說苑

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蘇頌曰大小麥秋種冬

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地暖處春種夏收四時不足

故有毒案春麥乃種之別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

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汲冢周書說文麥金

也高誘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注皆言麥屬金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

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

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為準蓋許以時

鄭以形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余案陶氏別錄言小

程徵君九穀考

成於夏宜其屬火也然余考素問亦不專言麥屬火金匱真
 言論東方青色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穀麥是以麥為屬木也
 至藏氣發時論則謂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鱈皆苦以味
 苦言則是麥火也然則論物之所屬有以形言者有以色言
 者有以質言者有以味言者如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其穀
 黍注云黍赤色西方白色其穀稻注云稻堅白而藏氣發時
 論又謂黃黍辛粳米甘以色言則黍屬火稻屬金以味言則
 黍屬金稻屬土用是穀者神而明之斯投無不當蓋醫者意
 也執中執一非所語於通材也麥籩籩實熬之為糴則籩實
 也考之禮經九穀之為籩籩實也黍稷稻粱尚矣士昏禮黍
 稷四敦聘禮黍稷堂上八簋西夾六簋東方如之其稻粱各

二簋則加饌也公食大夫禮黍稷六簋亦有稻粱之加注云

梁者士虞禮饌黍稷二敦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是經後言

鄭氏注云分簋者分敦黍於會敦有虞氏之器周少牢饋食

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疏云用敦者

設黍稷四敦異姓大夫士稻粱美故以為加饌荀子禮論篇

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曲禮年穀

本而親用也大戴禮酒醴在酒食祭齊作祭齊不登大夫不食粱不食其加為歲凶貶也玉藻沐稷而饋粱

疏云此大夫禮人君沐饋皆粱鄭氏注玉藻諸侯日食粱稻

各一簋甫田之詩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箋云年豐勞賜農夫

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則是稻粱貴矣黍稷二者又以黍

為貴黍者食之主鄭注故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皆博黍以嘏

主人尸三飯注云食以黍士昏禮婦饋舅姑專用黍士虞禮

贊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注云簋實尊黍良耜之詩其饗

伊黍箋云豐年賤者猶食黍然則黍貴也黍稷稻粱而外麥

與苽皆簋簋實玉藻諸侯朔月四簋皇氏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太牢當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食醫職凡會膳食之

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故膳夫職

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說以食醫之六物當之是麥苽為

簋簋實矣鄭氏小宋伯注六齋謂黍稷稻粱麥苽春人注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簋簋實疏云屬中

兼有麥苽內則苽食黍食折稌竝配之以羹其上以食目之注云

人君燕食所用案此記其饌則亂而與上黍稷稻粱白黍黃

粱之為飯者別之曰食故鄭氏以為燕食所用然既配之以

羹則三者亦皆是飯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清醬注云每

飯歆清清蓋大羹清是飯必歆羹矣抑余於是記竊有疑焉

鄭氏於上言羞以為似脫則此食字亦恐非目下也觀食下

接蝸醢而三字似不辭或亦有所脫爛與簋簋實外其在醢

人之職則羞豆之實醢食鄭氏注醢食也糝食見於內則者皆用稻

米其在籩人之職則朝事之籩其實糝黃白黑鄭司農說熬

麥曰糝麻曰黃稻曰白黍曰黑白為白稷說見前羞籩之實糝餠粉

資注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合蒸曰餠餅之曰資鄭司農云

資謂乾餠餅之也說文餠粉餅也資糝餅也方言餠謂之糕

或謂之糝或謂之餠或謂之餠或謂之餠今吾歙猶呼社資

為社餠者擣粉熬大豆句為餠資之黏著以粉之耳餠言糝

資言粉互相足鄭司農云糝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初學

糝豆之味今餠餠也玉篇蜀人呼蒸餅為餠集韻餠丸餅也

米麥 在膳夫之職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見於內則者淳熬用也

陸稻淳母用黍食炮豚若將用稻粉糴漉為醢以付之此三

珍有膏醢醢則竝豆實也然則九穀之為豆實見於禮經者

有稻有黍其為籩實則麥麻黍稷稻菽也麥末曰麩一日糲

廣雅糲謂之麩玉篇糲竝訓麩也又曰糲或作麩然則繫

傳訓糲為麩者是而鈔本訓誤矣水和麩作之如糲曰餅

餅麩養也釋名餅并也漉麩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沔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蠲餅餠餅金餅索

餅之屬皆隨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蠲餅餠餅金餅索餠亦籩實

形而名之也酒醢為餅賈疏云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余案起膠餅即齊書永明閒詔

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麩餅注云今發酵也又韋巨源食

單有婆羅門輕高麩亦即此也蓋蒸餅饅頭餅置湯鑊中烹

之類可充籩實而以為豆實宜後鄭不從也湯餅則實諸豆者

熟之曰湯餅青箱雜記湯餅濕麩也凡以湯餅則實諸豆者

也東哲庾闡皆嘗賦之即今之索麩西北人之扯麩釋名之

索餅齊太祖所好之水引餅是東哲餅賦言春宜饅頭夏宜

時無所不宜惟牢丸案東哲所賦凡五事演繁露以湯餅牢

丸為一物遂以其狀牢丸者為形容湯餅之辭誤矣蘇詩用

牢丸作牢丸自注引東賦亦逸去湯餅古今合璧事類作薄

壯以酌求之與暢涼字協音為壯字而徐堅初學記引之則

作薄夜又以亥日對薄夜引荀氏四時列饌傳曰春祠有曼

頭餅夏祠以薄夜代曼頭則薄夜之名其來久矣或又作薄

持蘇詩自注亦然歸田錄云薄持疑即今剪夾子然持與暢

涼韻更遠矣或又作薄衍一作薄扞起漉徐暢祭記作起漉

白餅余謂起漉或即今之酥油干重餅饅頭則發酵蒸餅也

絕句湯餅一杯銀綫亂蔓蒿如筋玉簪橫程氏大昌演繁露湯餅一名餈餈余以

為蓋餈餈之類非即餈餈也餈餈者以水和麪而成餅餈餈

然也故方言云餅謂之餈而不托餈餈則字之轉寫異文也

李正文謂舊未就刀鉗時皆掌托烹之刀鉗既具乃云不托

言不以掌托也說載演繁露是以不字為不然之不而以不托之

名專屬之切麪不然也五代史李茂貞傳唐昭宗幸鳳翔梁

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范堯夫謫居永州以

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餈餈不知身之

在遠此似皆以切麪為不托也玉篇餈餈餅屬廣韻亦載餈餈又皆有麪麪

上蒲口蒲沒二切下他口切亦作齏餅也之云齊民要術有餈餈蓋皆餈餈字

之轉聲余以為餈餈者疊韻字也雙聲疊韻類皆就物之形

聲事意形容之而因以名其物字隨音立而不必有其專文

此文字之滋益六書之妙用也周禮春官弁師玉璫鄭注璫

讀如薄借綦之綦說文作不借縲以綦為縲之或文也方言

儀禮注廣雅古今注皆有不借而釋名謂不借齊人云搏腊

由是言之不與薄搏古皆互通則不托乃餈餈之通字安得

以不然之不解之邪抑余更有疑者東晉餅賦夏宜薄壯恐

即薄托字與暢涼為韻陽唐漾宕之韻以四聲通之鐸為宕

之入聲則托字於韻協矣蓋此一字或為壯或為夜或為持

或為衍或為扞字凡數易而皆無義可通夜持衍扞韻竝不

協其為譌誤無疑而壯扞字形尤與托字相似以為薄托雖

不敢知其必不然亦可存之以俟考也若然則餈餈湯餅或

人多喜食之後漢書光武至無萋亭馮異上豆粥

粥與鬻同古今字也

說文鬻養互釋養為豆實則鬻亦以豆盛之內則黍醯注云

醯粥詩叔苴箋云麻實之糝糝以米和羹之名亦豆實也月

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

冬食黍與菘而孟夏則以菘嘗麥仲夏則以雞嘗黍仲秋則

以犬嘗麻季秋則以犬嘗稻與食醫所舉者異彼因物制宜

主於味之相成此因時制宜主於食之以安其性獨是麻宜

黍之為邊實之黃或為豆實之糝豈宜作飯為簋簋實邪民

家飯菽每合諸米共為之說文所謂餽雜飯是也漢書項羽

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徐廣以半為五升王劭以半為容半

升之器史記作芋菽臣瓚謂士卒食蔬菜以菽半雜之若簋

簋中所容之食音嗣見於禮經者則固粹不雜者也然則月令

所陳蓋不可考矣鄭氏舍人職注九穀六米別為書賈疏云

黍稷稻粱菰大豆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二者無米故云九

穀六米然余考小宗伯及春人職注竝以麥為簋簋實是麥

有米明矣光武自無萋亭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菘肩飯則

米為之也說文獨詳記食麥飯之名陳楚之間相謁食麥飯

曰養楚人相謁食麥曰餼秦人謂相謁而食麥曰餼餼餽相

謁食麥也方言亦詳記之曰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餼謂之

養楚曰餼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餼或曰餼或曰餽

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餼餼說文言麥飯方言言麥餼蓋皆

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礮之為麩其春米炊飯則久失其

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為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醫之六穀賈氏所釋鄭義恐

未得其審與案熬大麥以為寒具口實今俗尚有米稱北方米也農書言大麥可作粥飯亦言大麥有米也余疑蓋實也

中之麥蓋大麥食醫六穀之麥包有大麥以為籩籩實也又疑九穀中亦當有大麥而無苽蓋苽在九穀中六穀不必盡生於三農故苽取之澤中者亦得入焉若九穀生於三農三農者据後鄭以為原隰平地之農也苽出於澤不種於三農後鄭入於九穀蓋從六穀而推之余之考九穀主後鄭說以其入梁一事有功禮經不小獨於逸說文熬乾煎也

後鄭從司農說熬麥曰糴又曰今河間以北煮種麥案種疑或為種

者蓋同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糴蓋麥乾煎則質輕撥去之甚易故以為易之况然則熬煮通也今南方蒸稷米為飯曝乾

鬻之呼為米蓬殆逢音之轉與鄭氏舉漢法之逢以汎濶實知其所謂煮者非麥粥也今人通呼乾煎為鬻說文鬻熬也徐銜云俗作煇別作炒方言云熬煎煎

鞏火乾也凡以火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西隴冀以往謂之饒秦晉之閒或謂之聚凡有汁而乾謂

之煎後漢書邊讓傳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乾而不可熟東齊謂之鞏郭璞注聚即鬻字也鬻同玉篇廣韵熱如炒糴也集韵糴炒糴一

字三文在小韵聲近巧韵之鬻字鬻之然後為糴故糴聲又轉同鬻也陳藏器曰糴一名糴和水服之河東人以麥為之

麤者為乾糴糧東人以粳米為之炒乾磨成也釋名云糴齧也飯而磨之使齧碎是也然則糴有擣粉者有未擣粉者

實之糴黃白黑國語設糴一筐以羞子文其糴之未擣粉者

與徐鍇云禮糗類也糗磨之禮不磨也余謂禮為米麥說文釋糗曰熬米麥則禮正糗也但糗不止於禮耳既夕

篇之四籩棗糗桌脯直呼糗餌為糗則已擣之糗粉於餌者

也既夕記凡糗不剪注以膏剪之也則糗非敬然則剪行用膏者左傳陳轅頗出奔鄭道渴

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股脩焉杜氏注糗乾飯也公羊傳魯

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

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何休注糗糒也疏云若

今之糒米余案左傳之梁糗公羊之簞食曰致糗蓋皆謂飯為糗也今人炊飯令汁乾亦謂之乾飯然則糗之

義本屈原賦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王逸注糗

糒也洪興祖曰乾飯屑也說文糒乾也蓋即方言火乾之糒

也周官廩人職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注

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然則公劉之詩所云

迺裹餼糧者糗糒之謂也釋名餼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也其已擣粉之糗

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之麪茶南方之麪廣韻有麪

屑麥皆其類也其未擣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氏注六飲之

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是也其已擣粉亦可餅而食之若

玉篇以粼粼為糒廣韻以為餅是也案麪糒調之亦可稱餅釋名所謂溲麪使合

也并合諸言糗者而觀之糗之為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乃有香

氣故謂之糗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為得解無論擣與未擣也

由是而假借通稱之凡以火乾物皆得謂之糗鄭氏籩人注

鮑者於幅室中糗乾之是也故曰糗糒也糒乾也今吾歙南

鄉高山藝棗豐年穫之積如坻京不得日曝則為竈火乾之

俚諺呼火糗也乾與覈通漢書或謂陳平肥嫂曰食糠覈耳

注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廣韵引漢書作食糠紇玉篇亦曰紇堅麥也引孟康說以證之說文釋麩為麥覈屑釋類為小麥屑之覈並是物也以覈之屑言之謂之麩即麩也故廣韵云麩麩也以屑之覈言之謂之麩故玉篇云麩麩麥屑也麩煮麥飯多汁者也荀卿書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麩與瓜連文而與饘粥為反對則充虛解饘饘粥為宜救暵已炎瓜麩是賴此可以得麩字之義玉篇麩煮麥也廣韵麩麥粥汁而麥之有米亦從可知矣案法亦大麥為之今莊農家或有食者言惟大麥春去皮可作粥飯小麥作之則餬而不可食爵麥爾雅作雀麥注云即燕麥也今江南野地中生似麥者有二種一撞俗呼雀麥一種俗呼野大麥寇宗奭曰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劉夢得所謂菟葵燕麥

動搖春風者也

劉氏再遊元都觀詩序之語

枚乘七發云穉麥服處躁中

煩外李善注以穉麥分割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余

案馬餼稂莠穉麥根莠類以穉麥為馬稭意穉爵字同也左

太冲吳都賦穉秀菰穗於是乎在與菰竝舉宜非農民所播

殖者然王逸注宋玉招魂云穉擇也擇麥中先熟者廣韵穉

稻處種麥集韵類篇亦皆云稻下種麥蓋所聞異辭矣遠麥

爾雅注一名麥句薑即瞿麥陳藏器云郭氏以遠麥為麥句

薑非也案麥句薑說者以為即爾雅所謂芻蕘豕首也

郭氏注本

草曰菑盧一名蟾蠼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燔蠶蛹

呂氏春秋任地篇豨首生而麥無

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者也高誘注豨首生時麥無葉

皆成熟也究畢也刈麥畢也余謂麥熟不得謂之無葉刈麥

畢不得謂之告民究蓄藏者即仲冬紀所謂收藏積聚也然則豨首生於冬矣神農本草經言豨首一名豨首以豨首為荔挺生之荔雖未必然然其生必同在冬時宿麥苗生至是而葉又萎矣余据呂氏春秋文義而知之如此

大豆小豆

說文赤豆也象赤豆生之形也荅小豆也繫傳作小赤也藿赤之少也

其豆莖也枝配鹽幽赤也豉俗枝薇菜也似藿藎鹿藿也讀若

剽一曰蔽屬苳鹿藿之實名也

案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廣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高誘淮南

子注菽豆連皮也先後鄭皆分為九穀中之二種素問藏氣發時論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鹹性味迥異宜

其為二穀也辰桑輯要載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

之所以備凶年也小豆不保歲難得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

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其收耗折也王

禎農書大豆有白黑黃三種白者粥飯皆可拌食有小豆菜

豆赤豆白豆江豆豎豆皆小豆類也李時珍曰大豆有黑白

黃褐青斑數色小豆有三四種飯豆亦曰白豆小豆之白者

也亦有土黃色者余在北方見小豆有白黃黑赤綠數種穉豆野生今人亦種

之下地即黑小豆也余案廣韵豎野豆又作豎豎豎豎豎一聲

之轉邪聞之山西人云小豆如腰鼓畧似菜豆而較大色不

一種莖高不過尺葉小而薄淡綠色無毛花大而黃大豆色

亦不一種莖高三四尺葉大而厚深綠色有毛花小而微紫

李時珍曰大豆苗高三四尺葉圓有尖秋開小白花成叢結莢長寸餘經霜乃枯 小豆煮熟則糜爛

大豆雖熟猶脆矣小豆用處多彼地礪之為末和水為餅切

而烹之以為湯餅亦小豆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

菽尚書大傳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夏火

星昏中以種麥菽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主夏者大

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凡此皆言五月種菽也而農桑輯要

載齊民要術曰春大豆次植穀之後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

然稍晚稍加種子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育地者常須

兼留去歲穀下以擬之崔寔曰二月可種大豆南方大豆有在春社前後

下種夏至時結莢六月穫者吾徽人呼為六月黃其八月穫者為八月白冬月穫者為冬豆 又曰杏花盛

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汜勝之書曰三

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李時珍曰

大豆皆以夏至前後種 据此則種菽有早晚亦皆以五月為可種也

生民之詩藝之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荏菽大豆也釋文

及闕宮詩釋文並云菽大豆也檀弓釋文菽大豆也 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

也郭璞因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之云遂以戎菽

之戎為山戎之戎謂即今之胡豆蓋言豌豆也是不以戎菽

為大豆矣不知爾雅釋詁戎壬皆訓為大壬與荏字相通荏

菽戎菽竝為大豆之稱郭璞不據周公之詩與爾雅之本訓

而傳會管子以為豌豆異矣况山戎之戎菽列子張湛注引

之言鄭氏云即大豆也晉孔晁注汲冢周書王會篇亦但以

巨豆釋之皆不云是豌豆也然即令其實非大豆漢書天文志正月日

決八風風從西北戎菽為注孟康曰戎菽胡豆也則是其地別有一種戎菽或即今

之豌豆與后稷之所殖大異也豈得緣此而遂欲上改生民

之詩與爾雅邪呂氏春秋云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大豆

亦非正圓視小豆為圓耳正圓者豌豆也陶氏論合藥節度

云如胡豆者以二大麻準之如小豆者以三大麻準之胡豆

比小豆更小者野豌豆也野豌豆者其苗曰薇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

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蜀人謂之巢菜小於小豆

而乃欲以之易漢世經師大豆之解乎淮南子云菽夏生冬

死是九穀中穫最後者故小明之詩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漢書引之師古注云菽大豆蓋夏正之

八月非穫菽時而殺之為灾也霜降九月中氣則穫菽其在

十月之交乎而幽風言七月烹葵及菽蓋烹其少者所謂藿

也釋文菽藿也小宛之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云菽藿也箋云藿生

原中非有主也余案非無主者問之山西人云秋間采豆葉以為禦冬之菜蓋任人采之其主不與聞也以小豆葉為佳

小者先采大豆葉社後乃許采官有早采之禁恐早采傷豆也戰國策張儀所謂韓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今時猶然也史記作飯菽藿羹公食大夫禮錮芼牛藿羊苦豕薇注

云藿豆葉也采菽之詩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

藿是也若豌豆種與大麥同時來歲三四月則熟務本直言

所謂莊農獻送以為嘗新貴其早者也王禎農書云烏得以昌荏

菽乎豆莖曰其曹植詩所謂煮豆燃豆其本是同根生者也

枝煮豆配鹽作之廣韻引廣雅去苦李作豉今廣雅無此語釋名云豉嗜也五味

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齊人謂豉聲同嗜也史記貨殖傳言通邑

大都一歲所市者曰藥麴鹽鼓干苔漢書作干合又漢書言自元成詒王莽京師富人長安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皆鉅萬東哲餅賦言半丸之製日和鹽漉說文麋鹿藿

菴鹿藿實名爾雅麋鹿注云即莓也與鹿豆相近茵鹿藿其

實菴注云今鹿豆也元人王磐野菜譜有野綠豆据爾雅則麋非鹿藿故

徐鍇繫傳以說文為誤讀爾雅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韜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

學海堂

壹三

九穀考

歙程徵君瑤田著

麻

說文麻與苧同人所治在屋下蕪葩本皆譌作葩今正之之總名也苧之

為言微也微纖為功象形皃麻也蕪籀文皃苧麻母也一日苧

即皃也莫苧也葩皃實也皃葩重文蕉生皃也皃屬詩曰衣錦

皃衣裝皃也詩曰衣錦裝衣示反古籀屬皃皃屬細者為絰

粗者為絰絰重文絰細布也亦分皃莖皮也从中儿象皃之皮

莖也讀若韻蒸折麻中榦也蒸重文敢麻蒸也一日蓐也廢麻

藍也

案喪服傳苴經者麻之有蒼者也牡麻者皃麻也然則麻大

名也無實者稊有實者苴有實則有蕢矣生稊曰蕉廣韻稊

生稊又稊也余居北方習聞其藝麻事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

細碎花色白而微青屈原賦折疏麻兮瑤華洪興祖云麻華

色白故比於瑤是也爾雅所謂榮而不實謂之英者也苴麻

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蕢卽麻實之穉

者爾雅所謂不榮而實謂之秀者也牡麻其俗呼花麻牡麻

苴麻同畝布種其子皆苴麻所結者而中花落後卽先拔而漚之

剝取其皮是爲夏麻夏麻之色白詩言八月載績夏刈之則

八月可績也春秋宣公八年十月葬我小君敬嬴左傳云苴

麻其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熟則落一莖中熟有先後農人

以數次搖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

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爲秋麻色青而黯不潔白也色不潔

白之謂苴故閒傳曰苴惡貌也斬衰貌若苴注有大憂者齊

衰貌若稊案說文苴履中艸賈誼書冠雖敝不以苴履曲禮

凡以弓劔苞苴篋筥問人者注云苞苴裹魚肉內則炮豚若

將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管子書天地苴萬物注云苴裹

萬物在天地之中然則苴有薦藉包裹之義故字从且說文

且薦也叔苴傳苴麻子也莊周書苴布之衣注云苴有子麻

也說文別出苴麻母爾雅作苴麻母注云苴麻盛子者釋文

盛音成廣韻引之作成余考麻子有稗包裹而盛之謂之曰

苴義或如此因而謂其麻曰苴因而謂其麻之色曰苴也苴

苴聲相邇或者其字同抑或苴之本義爲履中薦後假借通

稱之故其義寬而芋則為麻母之專名亦遂可通之於苴然則郭璞注芋曰苴麻盛子稱子麻曰苴麻稱盛子之稗曰芋蓋承襲相因之名非芋與苴義有別也吾徽人藝麻與北方小異立春前下種諺云五九種麻是也遲者正二月皆可種然麻有二種一種短小者五月牡麻開花苴麻放勃結實而於是月刈之其麻可績一種肥大牡麻有六月花者有七月花者苴麻放勃結實則必於七月農人先於六月刈之不俟其開花結實也諺云中伏刈麻是也所以必早刈者麻嫩則皮色鮮潔若待叔苴乃刈色且黝黑夏月漚麻而一日可剝如刈時不即漚而剝之則曝乾藏避濕處至冬月漚之必周三日乃可剝也吾徽刈麻同時故麻惟一色不聞苴麻之色惡於牡麻也以專取其皮不收其穀故並早刈也向使牡麻亦刈於

叔苴時則其色必不能鮮潔矣取種者刈時留苴麻數十本

牡麻枝疎葉少形尖瘦苴麻葉密而形肥七月放勃結實九月穀熟重陽節將取

其實收之神農本草經麻黃一名麻勃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之良麻子九月采余案此謂黃為麻花者

如詩云黍稷方華亦稱秀為華蓋散文通稱非有誤也肥大者其皮中為米橐以其長

也長則不便於績故女紅多用短小者肥大種中亦有短小者刈麻別而束之其

皮亦中績麻花五出色青白薄而尖大如桂花中有五鬢鬢末藥

五點藥有淡黃粉花初開時五藥合而為圓形後亦開為五

出每出中生稜與外五出者形小異也蕡之為言蓬也蓬蓬

勃勃然攢蕡生莖葉間一葉或九出或七出或五出或三出至莖末亦有獨葉無岐出者李時珍

云葉似益母草不然也麻蕡枝生節間必以一葉承之每一枝上結子數十而每一子又必有一碎葉承之非若

他穀之結實肉肉也余以為蕡以實言并其稗殼碎葉而名

之苴以盛實之稭言而因以名其皮與其皮之色又遂因以名其實故詩稱拾麻子曰叔苴究之苴乃麻之有蕒者非麻

蕒卽苴也甄權藥性論云麻花味苦余嚼而辨之味微苦而辛本草朱字

云麻蕒味辛有稭以合其實是為麻蕒余辨其味辛中帶苦與花味不甚異麻子味甘麻子味甘

者謂實中之仁也三者之味各別藥貴辨性蕒與子不容混也然未

成子已得稱蕒及其子熟亦猶是其蕒也牡麻有花無蕒言

蕒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蕒注者竝曰泉實而孫炎直以

麻子釋蕒也蕒說文作葩或作𦉳故曰葩葩之總名也今說

文作葩之總名葩葩二文相邇故致譌也麻之一事余居北

方久又嘗所留心故能詳之及自北南歸因以余所目驗者

證之南方藝麻人雖或有小異然種必於春及五月有牡麻

開花旋即刈之者則南北無不同也故於呂氏春秋日至樹

麻與菽證以伏生淮南子劉向諸書之大火中種黍菽意其

所謂麻者為黍糜之糜兩相互訂以定其說蓋慎之又慎也

乃農桑輯要載齊民要術分麻子與麻為二條麻子者苴麻

也麻者牡麻也言麻子以三月種者為上時四月為中時五

月初為下時言麻以夏至前十日為上時至日為中時至後

十日為下時又言麥黃種麻麻黃種麥諺曰夏至後不沒狗

或答曰但雨多沒橐駝又諺曰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又言

夏至後者匪惟淺短皮亦輕薄凡皆言五月種麻則與呂氏

春秋所謂日至樹麻者說正同然與余所目驗於南北方者

迥不相符矣又其載汜勝之書曰種粟太早則剛堅厚皮多

節晚則皮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夏至後二十日漚亮亮和如絲是又言夏至刈亮故後二十日得漚之與余所目驗

者同也余非敢謂汜勝之書足信於齊民要術也然以之證余所目驗者則不誣矣糞麻大葉徑六七寸余在京東見白

露時猶開黃花五出大如錢結實有房如蓮房大不及一寸房有核每核中密布細子扁而黑亦可食

連頃故謂其皮不及亮麻之堅韌今俗為麤繩繚多用之國

風兩言裴衣鄭氏据玉藻以禪衣釋之於丰之詩又申之以禪穀案釋名狀穀如稟如沙謂其形踈踈然也余意古人穀

或織糞麻為之說文一作糞衣一作裴衣而以糞釋裴云示反古蓋中庸尚綱之義尚書大傳作尚糞土昏禮婦乘以几

姆加景乃代御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疏引詩衣錦裴衣以證之宋玉諷賦主

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穀之單衫其衣錦裴衣之謂乎然則裴衣者禪衣而織麻為之者也與子產所

獻紵衣畧同與紵亦麻類也詩日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疏云陸璣云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

老根則來春不歲種也
李時珍曰其子褐色發生益茂
九月收之二月可種
荆揚之閒一歲

三收
農桑輯要載栽種法云每割時須根旁小芽出土高五分其大麻即可割大麻既割小麻榮長即是下長

再割麻也大麻不割不惟小芽不旺又害已成之麻大約五月初一鎌六月半一鎌八月一鎌吾徽初收以五月再收以七月三收以九月初收不結子再收三收者皆有子宿根不鋤治不如布種生者之茂盛也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麻日夜分復生豈謂是與若苴亮之麻不聞有復生者然呂氏與黍稻菽麥同數則其所謂麻宜指穀言也豈紵之子亦可食

邪又豈苴芘之麻有復生者而今之農弗習耶今官園種之一歲再刈刈便生剝之

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

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王禎農書紵麻有二種一種紫麻一

種白麻余曾見涇縣鬻紵者云是白麻謂苴芘之麻為黃麻

而李時珍曰大麻即今火麻一曰黃麻謂苴芘之麻也鬻麻今之白

麻也所謂黃麻者同所謂白麻者則人自為說也然則苴芘

之麻今南方無晚刈之黑色者又不及鬻紵之白故統稱之

曰黃北人刈麻異時故黑白異色今為類舉而互證之可以

得古人以苴芘譬況斬齊之貌矣說文云細者為紵粗者為

紵紵細布也以紵為細布則是以紵為粗布矣周官典臬職

掌布總纒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注云總十五

升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蓋亦以紵為布矣而詩漚紵與

漚麻並言紵實麻類今乃以為布名或者即以其物之名而

名其布與抑鬻紵與麻亦自有別典臬麻草分舉注云草葛

蕓之屬是蕓紵為草而別於麻矣又掌葛職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注云草貢出澤蕓紵之屬

可緝績者疏云葛出於山蕓紵出於澤也夫出於山澤則與

麻有不得不別者矣麻藝於生九穀之三農而非山澤之農

之所出故蕓葛之徵雖有山農澤農之異而在典臬之職二

物可同呼為草以別於麻蓋麻穀類也故大宰職之三農先

鄭以為平地山澤後鄭不從易以原隰平地亦謂山澤不生

九穀不得與於生九穀者之數況山澤之材虞衡作之九穀

三農生之在九職中固已區別其任矣爾雅云薛山麻注云似人家麻生山中然則麻亦有出於山者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鄭注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案穎熒同音穎黃同从頃而穎字从糸又與綱同義則穎之與熒或一物而異其文又或即爾雅之山麻山麻或亦熒之類而但有出於山出於澤之別與廢蒸二字見東方朔七諫曰菑路雜於廢蒸王逸注晁翮曰廢熒竹曰蒸言持菑路香直之草雜於廢蒸燒而然之廢一作敢一云菑蔬雜於廢蒸洪興祖補注廢麻黠也敢麻蒸也蒸折麻中幹也蒸竹炬也然則蒸蒸二字自別王逸所注者當从竹潘岳西征賦感市閭之敢井注云敢井即長安賣麻蒸市也今之市木者交午積是與周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云墳大也故書墳為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贗燭炳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蒸為夜行燎也

苽

說文苽雕苽一名蔣蔣苽蔣也

案言九穀者汜勝之書曰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鄭司農注大宰職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世有段成式著酉陽雜俎曰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元司農司撰農桑輯要曰黍稷稗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諸所錄皆不收苽鄭康成氏注周禮不從先鄭說以六穀用食醫之六宜有

苽九穀亦當有之九穀之有苽康成氏定之也韋昭注國語之百穀用後

鄭九穀以目之災穀子苽一作菰其根生小菌曰菰菜韓保昇曰

言九穀亦依後鄭說苽一作菰其根生小菌曰菰菜韓保昇曰

夏月生菌堪南方呼菰為苽李時珍曰南方呼菰亦稱苽白

蘇頌曰春生白芽如筍根生大菌者曰菰首韓保昇曰三年

即菰菜又謂之苽白苽首韓保昇曰三年

藕狀曰菰首余案菰首初年分莖即生二三年後根盤結則

生漸少必更莖之韓氏三年生菰首之說不知何據菰菜又

是一種一名苽兒菜亦不與菰首族生而其草則相似長亦

並有五六尺菰菜生於夏菰首生於秋此吾歙所目驗者

亦曰苽筍亦曰苽白長安謂之綠節西京雜爾雅所謂出隧

蘧蔬者也郭璞注似土江寧有菰首橋在青溪上南朝已有

此名蘇頌言當作菰手非也以其如嫩則脆滑中實老則心

虛有直理淤泥漬入乃生黑脈謂之烏鬱陳藏器曰內有黑

亦曰苽鬱胡三省資治通鑑注臺苗曰菰草亦曰菰蔣草蘇

曰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余以為苗梗之通稱又案徐鍇

繫傳於蔣菰蔣也下釋之曰苽草也苽謂之苽蔣枯謂之芻

苽於苽乾芻下釋之曰苽刈取以用曰芻故曰生芻一束乾

之曰苽故書曰峙乃芻苽徐氏以苽生為芻乾為交余謂草

可飼牛馬刈而束之皆曰其草相連持久之根相結者曰

苽封淮南子大旱苽封燥注云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

草最多其根相結而生久則并生浮於水上彼人謂之菰蔣

刈去其葉便可耕時又名苽用方密之云說文苽須從也爾

時珍曰其米須霜雕時采之故曰雕菰九月抽莖開花如莖
芳結實長寸許大如茅針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膩作飯
脆司馬相如賦及周禮注皆曰雕胡玉篇廣韻並作蒹胡淮
南子注菰者蔣實其米

日離胡類篇亦作離胡枚乘七發曰安胡管子書謂之雁膳
王逸大招注作雕胡而曰雁膳黑實故杜詩有波漂菰米沈雲黑之句也杜詩又
云秋菰

成黑米皆言炊以作食曰菰食內則
云亦曰菰飯淮南子菰飯
物牛弗能甘
也亦曰雕胡之飯宋玉諷賦曰為
臣炊雕胡之飯亦曰安胡之飯枚乘
云食醫

職云魚宜菰是也爾雅菰雕蓬薦黍蓬孫炎以為雕蓬即莢
米鄭樵楊慎並仍其說余案郭璞注謂別蓬種類蓬之與菰

種類懸絕頃見蓬實初生未脫稗時青白相雜成文章類雕
刻者然乃知爾雅命名惟肖孫炎以為莢米大繆不然矣馮

復京著六家詩名物疏謂蓬是蒿類與莢自別近世陳啟源
著毛詩稽古編亦謂蓬乃旱草非水草楊慎云雕蓬乃
水蓬雕菰是也据埤

雅以駁正之

種穉種稑稼穡

說文植早種也詩曰種稚未麥穉幼禾也繫傳作穉幼禾
晚種後熟者種先

種後熟也稑疾熟也詩曰黍稷種稑稑重
文樵早取穀也一日

小繫傳作早
收穀也精糧也稼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一日稼家事

也一日在野曰稼穡穀可收曰穡

案種穉種稑穀種之殊名也毛氏詩傳云先種曰植後種曰

穡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周官內宰職云上春詔王后帥六宮

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說先種後熟謂之

種後種先熟謂之稑國語范蠡曰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
稑熟案此謂其熟疾於常時不指穀種

也舍人職云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

職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

以為濃而縣於邑閭今北方農人皆知辨種之種稑者分別

藏之以待時雨而播其種之所宜雨應時則播種者雨後時

則播稑者種者早種稑者遲種也韻會舉要引說文種早種後熟稑幼禾晚種後熟者

種亦言後熟於文義難通或言種稑有同時稑者與稑之成也卑小而種者之成則高

大也陸德明毛詩釋文云稑也詩種長稼也稑幼稼也至於種稑之名無知之者矣然

其義未嘗不寓於其分別種稑及因時播種之中呂氏春秋種桂禾不

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稟少而失功日為者蓋言治之各有其法國語曰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

余居武邑其俗播種之時嘗聞其畧焉稷俗呼高粱種者清明前

下種其穫也以秋分稏者無正時大率立夏以後夏至以前

皆其下種之時也其穫也在立秋白露之間梁北方呼穀與稷相

繼下種稷先梁後其種者以清明為正時遲之或至穀雨淮南

子主術訓昏張中則務種穀注云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也

案時則訓季春昏七星中則昏張中者三月中氣正穀雨時

也汜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種禾余過任邱其

農民語余云高粱與穀下種正時原不甚先後而高粱必先

種於清明前者高粱風生得土氣即出不待雨足又不畏寒

若穀必待雨足乃可種且早種遇天寒即不生故或遲半月

此稷為首種之故言之最得其實穫亦以秋分管子以夏

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淮南子而或稍後於稷焉

秋分稊定而禾熟又曰禾春生而秋死而或稍後於稷焉

稏者播穫亦皆與稷畧同

二稏子稏盛穀播種之器

迤立於前股空其中上通於底孔股端有鐵銳其末於斗兩

旁施轆設軛牛駕之行行則股端鐵畫地鐵上皆有小孔向

廣韻稏種具

形如斗底中有孔為三股

齊民要術云四月

又有一種俗呼

後一人在後扶其斗而搖之穀種從底孔入三孔復自小孔中漏出恰入畫中所謂耩也

此余所目驗之耩案王禎農書云耩車下種器又引通俗文曰

覆種日耩一云耩犁其金似鐵而小又引魏志畧曰皇甫隆為燉煌太守教民作耩黎省力過半得穀加五又引崔氏論日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輓耩皆取備焉日種一項自注云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耩矣又云耩之制有獨脚兩脚三脚之異今燕趙齊魯之間多有兩脚耩關以西有四脚耩但添一牛功又連地其制兩柄上灣高可三尺兩足中虛關合一攏橫枕四匣中置耩斗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窻仍旁挾兩轅可容一牛用一人牽傍一人執耩且行且搖種乃自下近有制制下耩耩種於耩斗後另置篩過細糞或拌蠶沙耩時隨種而下覆於種上今又名日種

時日耩子日耩犁習俗所呼不同用則一也耩北方播種之名也

廣韻耩耕也余謂是耕而下種也耩必以耩故呼種者為頭耩稍遲旬日種者為二耩二耩

非耩也因別其名曰二耩余曰此種之耩者也蓋植穉容有

同時獲者一耩之獲必在種者之先非所謂後種先熟者與

殆一物而有種耩之別者與黍糜小滿下種者為種夏至下

種者為耩其獲竝以立秋

彼俗農夫當獲稟獲高粱時則粉糜子為蒸餅以餉之是黍糜先獲矣黍之視稷稷為種黍為種故豳風七月及魯頌閟宮之詩

皆言黍稷重穆矣梁黍之耩者歲早不能及時下種至大暑

後得甫尚可補種種後養以時雨寒氣不驟至時周兩月可

穫也

甲午歲武邑夏旱六月十五日大暑十八日中伏始得雨其高地未下種者乃種稟糜豆其人云先是有一年

立秋前五日始得雨猶種稟有收但少薄耳若稷則不能望秋播種矣此稷所以

為首種者也

吾徽高粱亦三月下種稟則五月始種六月於黃豆地中下種拔去豆則稟苗長矣諺云小暑

油麻大暑稟是六月布種為稟之正時然則吾徽種稟時與北方種黍時畧同

武邑合何聖容思溫

山西靈石人也其地稷之種者播種以立夏耩者以小滿其

穫也以秋分或以寒露梁之種者播種以小滿耩者以芒種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五 程徵君九穀考

七

其穫也以寒露黍糜種者播種以芒種穉者以夏至彼諺云
夏至高岡不種黍平原則夏至後猶種也其穫也以白露蓋
其地視武邑又寒故播種之時益晚矣二地皆北方其風土
異宜如此靈石在武邑西千里然黍之下種必在稷梁之後其穫也必
在稷梁之先則一地皆同矣是故黍之播種也或以小滿或
以芒種或以夏至大致以五月為正時其穫也或以立秋或
以白露大致以七月為正時故夏小正曰五月種黍今時猶
然也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注登進也天子以雛嘗黍先薦寢
廟告種黍也祭尙黍種必告之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
嘗新先薦寢廟薦黍也七月之時黍先熟也薦新者薦其所
先熟亦薦其所尙也其播也必曰農登之而乃薦之嘗之其

熟也亦必曰農登之而乃薦之嘗之尙黍也

稷梁八月乃熟準下文嘗麻嘗

稻自必次第嘗之經文不具以嘗新內得包之也

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可證也孟夏麥秋至故薦麥孟秋黍熟故薦黍孟冬

穫稻故薦稻庶人禮畧於秋薦其先熟者而已故質言之曰

薦黍也管子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

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

輕重篇中

雖或為後人所傳益然亦有古義

五行篇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五穀之

先熟者而薦之祖廟公羊傳秋曰嘗何休注薦尙黍肫嘗者

先辭也秋穀成者不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案此乃何休釋秋祭各嘗

之義故少儀未嘗不食新鄭注亦云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

月令凡食新皆云嘗蓋散文通也惟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
注云此嘗雛也而云此皆七月黍先熟薦新薦所先熟及薦

其所尚之證也亦天子嘗新為嘗黍之確證也黍之不黏者

齊民要術云刈然稌欲早黍欲晚

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

則黏者種而不黏者種矣孟子曰夫貉惟黍生之以貉地生

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

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乃稌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

地宜稌

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稌

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稌奚即

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為匈奴又西為烏孫匈奴烏

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

顏師古以為亦種黍稌實則以畜牧為事故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耳又案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

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

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稌亦未必能生矣

師古曰稷粟米也

繆然亦可證後人以稌為稷之尤為大繆也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

生稌吾疑其地始即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

者也貉之地甚廣矣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

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

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

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為用其非以貉為界又可知後漢書句

躡亦名貉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

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貉耳

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稌奚稼多稌之地無疑矣

唐本本草引稌

天子傳赤鳥之人獻稌百載內則飯黍稷稻梁白黍黃梁稻稊鄭氏注熟

穫曰稻生穫曰樵生穫故說文謂之早取也漢書律厯志物

穀斂然後熟方言斂物而細謂之斂字以樵說文樵一曰小小

亦斂意物斂始熟則樵似非生穫之謂矣莊子鼠壤有餘蔬

釋文司馬云蔬讀曰糈山海經祠諸山神有糈用稌稷稻黍

非也然則精疏二字諸米郭璞注糈祀神之米名或作蔬

顧以為熟穫邪廣韻釋樵為早熟穀早熟與疾熟之義同是

樵無以異於稊之云矣以聖人不時不食之義推之豈宜未

熟也而生穫之內則蓋言黍稷稻梁之外黍又有白者梁又

有黃者又皆有稻者有樵者然則稻疑為遲熟而穀大樵疑

為疾熟而穀小稻樵之義或無以異於種稊而必與種稊異

辭者則稱穀米之名與所以稱穀種者固宜有別與後漢書

禮儀志劉昭注引賀循曰稊早也種晚也義與毛傳同又引

干寶周禮注曰種晚秔稻之屬稊陵穀黍稷之屬是又以種

於下隰者為種種於平原者為種矣管子地員篇其種陵稻

稼穡者有事於田之名周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

有所生又稱人掌稼下地注亦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伐檀之詩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史記孔子曰良農為稼

而不能為穡王肅云言良農能善稼之未必能斂穫之特牲

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注嗇者農力之成功少牢饋食禮

宰夫以籩受嗇黍注收斂曰嗇字皆省禾徐鍇曰嗇收也故

田夫為嗇吝嗇之意也此皆對文故稼穡異也若司稼職中

所云巡野觀稼則兼種與斂言之甫田之詩曾孫之稼如茨如梁箋云稼禾也謂有稟者也是斂亦可曰稼亦謂在野曰

稼也商書舍我穡事服本紀服田力穡漢書成帝紀穡亦不

專言斂也蓋散文則通矣農桑輯要論九穀風土及種蒔時

月一條最為明辨今附錄之其言曰穀之為品不一風土各

有所宜種藝之時早晚又各不同案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

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

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墳壤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

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

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又周禮職方氏揚州荊州其穀宜

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雍

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冀州其穀宜黍稷并州其

穀宜五種合二經觀之雖幽并徐梁互闕所載而九州風土

之宜其大凡可見矣然一州之內風土又各有所不同但條

目繁多書不盡言耳觸類而求之苟塗泥所在厥田中下稻

即可種不必拘以荆揚土壤黃白厥田上中黍稷梁菽即可

種不必限於雍冀墳壚黏埴田雜三品麥即可種又不必以

并青兗豫為定也若夫時之早晚案齊民要術有上中下三

時大率以洛陽土中為準此亦舉一隅之義爾以周公土圭

之法推之洛南千里其地多暑洛北千里其地多寒暑既多

矣種藝之時不得不加早寒既多矣種藝之時不得不加遲

又山川高下之不一原隰廣隘之不齊雖南乎洛其閒山原高曠景氣淒清與北方同寒者有焉雖北乎洛山隈掩抱風日和煦與南方同暑者有焉東西以是為差苟比而同之殆類夫膠柱而鼓瑟矣汜勝之書有言種無期因地為時此不刊之論也農桑輯要又載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宜黍赤土宜菽也

銖法起於黍粟

說文銖權十分黍之重也象十黍之重也稱銖也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為重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故諸程品皆从禾

案漢書律厯志注應劭曰十黍為象十象為一銖孔穎達儀

算法十黍為銖蓋百黍之重也唐書食貨志權衡以和余用

山西靈石縣之黑黍大者中者二種各十二銖千二百黍以今天

平法馬較之大者重二錢六分八釐弱中者重二錢四分五

釐強明鄭世子擬古天平法說文既解銖為十分黍之重說

蓋以十黍為一分權十分黍之重又言粟十二分為一銖余

亦以山西粟十二銖千七百較之為今天平法馬重一錢八

分八釐強與權黍之銖其數相懸矣說文雖二說竝錄然其

定律之法主於用粟漢志則專主用黍其言曰黃鍾之長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

又曰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又曰黃

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蓋漢志專主用黍也說文權粟為銖之法與淮南子畧同淮南子天文訓秋分粟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當從說文作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注云粟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古文作秒也說文粟一曰未也主術訓夫寸生于稌稌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注云稌禾穗稌孚榆頭芒也十稌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故謂之本也說文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繫傳作一程為分案淮南天文訓十一粟而當一粟即說文十二秒而當一分也然

說文十分而寸天文訓則十一粟而寸余初以為天文訓衍二字及考其言日之數十從寸而起其寸由粟而積粟由粟而積者則皆所謂律之數十二也以此推之二字非衍文此其與說文互異者也又案宋書律志秋分而禾標定標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稌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注標禾穗芒也据此則主術訓之標字蓋標字之譌高誘天文主術兩訓其注必同今異者蓋有譌字也案孚榆乃疊韻字三都賦劉淵林注緇竹孚俞也余曾考字俞二字意以為必籩條類也今云孚榆頭芒者粟穗形員而長疑似之也天文訓注作禾穗粟孚甲之芒粟字必粟字之譌甲字必榆字之譌蓋粟之孚甲無芒芒生於粟穗之莖是以知甲為譌字也由

是言之二注當並作禾穗稹稹同又申之曰孚榆頭也孚榆

頭者猶終葵首之謂也又案高誘主術訓注十標為一分與

說文十二秒為一分互異而劉向說苑云以稹生之十稹或本

譌作粟字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稹重

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

重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稹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孔穎達

引漢書亦作十龠為合宋祁亦謂漢書合龠當為十龠然余

考漢書律歷志曰合龠為合又曰合者合龠之量也又曰夫

量者躍於龠合於合合字凡三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

斗為一斛此則稹分寸尺丈之數與高誘注主術訓同與淮

南天文訓一稹一寸之數則異至謂十圭為一銖是一銖百

稹也與說文及淮南天文訓十二分為銖計百四十四稹者

又異也故淮南權稹為銖之數與說文同而劉向權稹為銖

乃說文及漢書律麻志權黍為銖之數而律歷志黍千有二

百實其龠者劉向則以稹當其數也余謂聖人之垂法也於

不齊之中求其齊而已矣如度之生於人也以人身之長為

八尺而人身則有上中下之不同即酌而用乎其中而中之

中復有上中下將奈之何哉聖人渾而命之曰身長八尺命

其伸兩手以橫度廣則曰尋尋亦八尺也命其側身張兩手

以縱度深則曰仞仞七尺也此余所定以為古命其兩手闊

命仞之法當如是持曰揲揲五尺也命其步曰六尺命其武曰尺二寸命其手

扼而圍之曰九寸命之曰咫八寸也命之曰扶四寸也雖至

不齊而有其齊焉者存其以黍稹權銖兩量龠合度分寸亦

猶是也黃鍾以此而定萬事以此而出禮樂以此而興天下
國家以此而治若夫格神人和上下此則聖人之神明不在
器數之末也假使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者其律至
今尚存亦器而已矣數而已矣用其律以造器作樂遂謂與
天地同和然乎哉聖人之垂法也使民可遵守焉足以利用
而已矣然則權黍爲銖權粟爲銖古必有二法而所聞異辭
則存而弗論可也隋書律曆志曰開皇九年牛宏辛彥之鄭
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
九寸容黍不同晉前尺黃鍾容黍八百八粒梁法尺黃鍾容
八百二十八粒表尺黃鍾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
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漢官尺黃鍾容九百二十九

古銀錯題黃鍾龠容一千二百宋氏尺卽鐵尺黃鍾凡二其一
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九後魏前尺黃鍾容一千
一百一十五後周玉尺黃鍾容一千二百六十七後魏中尺
黃鍾容一千五百五十五後魏後尺黃鍾容一千八百一十
九東魏尺黃鍾容二千八百六十九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鍾
容黍一千三百一十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別者其長短及口
空之圍徑竝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廐其腹使有
盈虛据此中祇一事與漢志實龠之數合其餘皆多少懸絕
則求古尺以定律者未必得也卽以黍言擇大小均者九十
粒排之爲黃鍾九寸試更取相等者九十粒排之二者必不
能齊一權百黍爲銖又取百黍更權之亦必不能齊一如梁

表鐵尺黃鍾副別者長短圍徑竝同而容黍有異其明證也
 今之樂器竝戾於古然皆能與人聲相配所病者高於中聲
 故靡靡耳吾以為此即神瞽所考之律之所存有志於樂者
 可準之以定中聲者也試使今日求古尺講黍之法制律
 以造樂器其能與人聲相配而適合中聲乎吾故曰於不齊
 之中求其齊使民足以利用者如是而已矣夫如是則雖謂
 聖人之法至今存可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一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一

學海堂

九穀考

歙程徵士 孫田 著

圖黍稷稻粱四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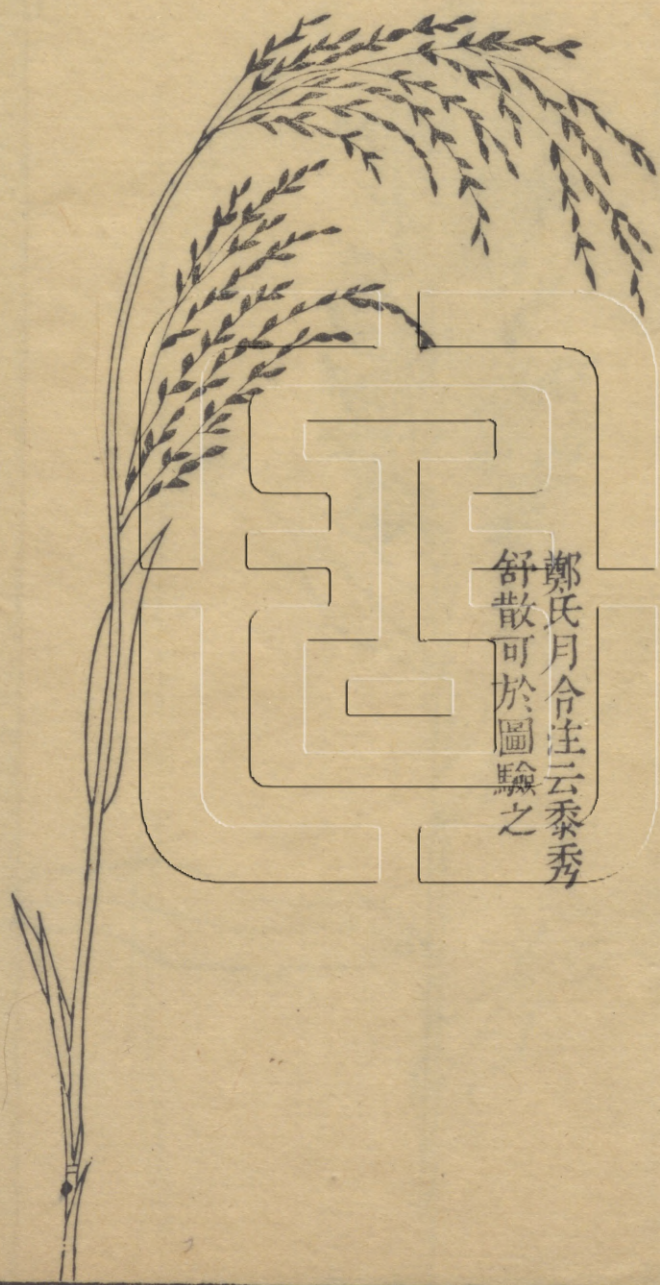
黍稻二穀夫人而知之也北方之人盡識黍南方之人盡識稻
 也黍大名也黏者得專黍名其不黏者則曰糜或曰稌今持一
 黍以示北方之童子必應之曰黍持糜以示之其應之者不曰
 糜必曰稌也於是求之古人言小學之書若說文方言者無不
 與今人口中之言相響應故曰黍夫人而知之也稻大名也黏
 者別之曰糯不黏者曰秈曰稗今持一稻之糯者或秈若稗者
 以示南方之童子而叩之曰是何也則將笑之而曰是人也奚
 至於不辨稻之黏與不黏也故曰稻夫人而知之也若夫稷其

在說文稷齋互釋黏者別之曰秫適與今人呼高粱爲秫者相合余於此穀居北方十餘年與老農者流商訂者屢矣南北上下凡五反其播穫之時數經目驗於細民通食高粱驗賤者食稷之義於民俗呼高粱爲麩糧驗疏食卽稷食之義至呼高粱爲秫秫呼其稽爲秫稽則市井商賈交易其書諸簿券者皆然不但北方簿券然也余嘗至鳳陽郡守署時高粱將穫盜者甚衆告於官其詞竝呼秫秫與秫稽云昔人呼蜀黍猶南方呼蘆稌也蘆蜀皆有大義非黍非稌蓋黍稌類而獨大者耳乃周末秦漢六朝諸書率冒粱爲稷唐蘇恭輩始悟前人之非復以黍之不黏者當之相沿至今卽北方學者亦不復深考稷本名秫而秫爲高粱日在口中名實未失者乃亦習焉而不察也余曾

著九穀考辨之綦詳惟稷爲首種黍最晚生而詩反言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者於此不能無疑焉今年小暑節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但有長苗竟畝無一秀者然後其疑乃釋立秋十日後南歸道經直隸山東諸郡縣正黍稷粱三穀登場之時大率兗州府以北黍糜全穫高粱穫者半小米未穫者尙多也問之農人則曰立秋穫黍正時處暑穫高粱正時白露穫小米正時也鄒滕以南三穀盡登蓋其節氣較前半月余因叩其秀之時曰黍先秀高粱次之小米九十日熟者與黍同秀百二十日熟者後於黍糜也然則所謂黍離離而稷苗者至是愈無疑矣蓋離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離離也實亦離離也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離而稷或已實時有

先後種有早晚大致不差抑非必可以執一論者也至於梁之一穀北方謂之小米亦單呼為穀南方謂之粟與北方黃米之為黍糜者大異亦夫人而知之向也為稷所冒久假不歸而蘇恭輩歸之究不悟稷之本穀復去而冒黍今余据疏梳之名定之為稷稷之本穀定而梁得自全其為梁黍亦得自全其為黍不可不圖之以待來者南行十餘日黍稷梁三穀日採一穗觀之北方少藝稻者至滕縣城南得一區遂採而觀之竝圖於後

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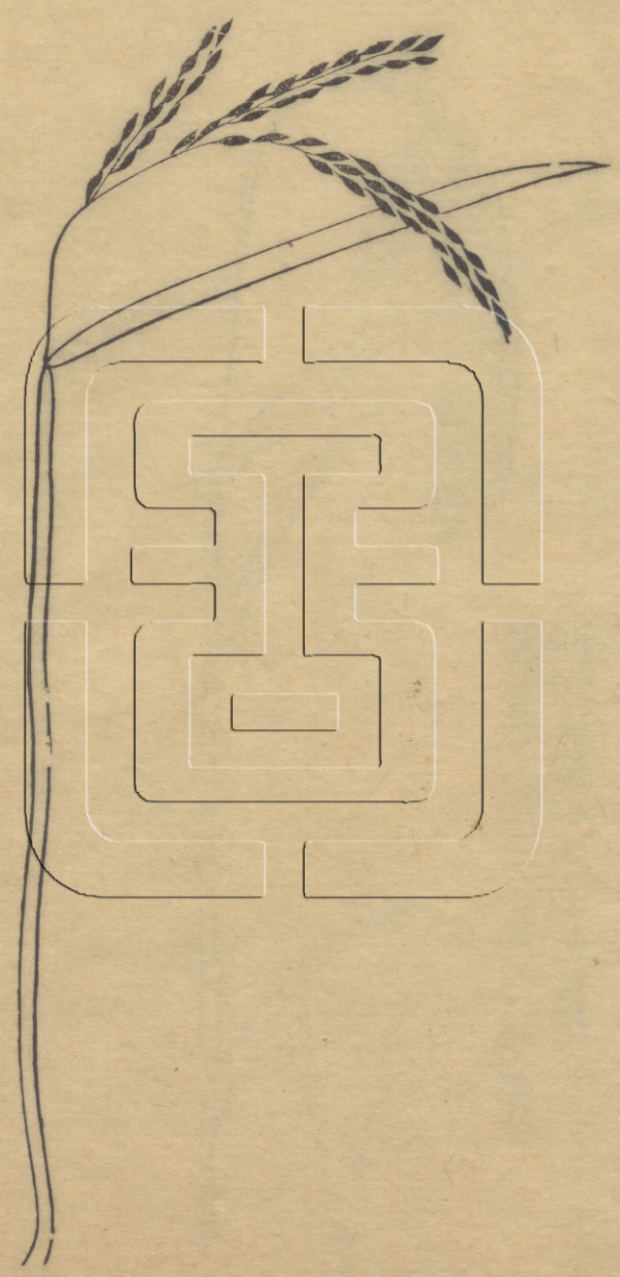
鄭氏月令注云黍秀舒散可於圖驗之

稷

高粱實有金黃色者性黏其穗亦下垂但連卷勾屈不似黍秀之舒散



稻



梁



淮南子注所謂穗垂向根張衡
所謂垂穎顧本可於圖驗之

莠附



辨論黍稷一穀記

或謂稷者北方所謂小米黍者北方所謂高粱也瑤田案小米說文謂之禾釋之曰嘉穀嘉穀實曰稟稟實曰米米名曰梁其

苗有赤白之異爾雅所謂藁赤苗芑白苗是也

赤白指苗言且苗爲是穀專稱

惡莠亂苗莠不能亂他穀也毛傳因爾雅不易一字許叔重於苗下增嘉穀字以曉人郭氏去苗字易以梁稟字赤白指穀色言誤矣此穀古人貴之故簠簋實用爲加膳蓋黍稷稻粱四穀中

之梁也今北方亦以此爲食之圭故單呼曰穀其苗之異者亦

有紅苗穀白苗穀之稱其米曰小米所以別大米之名也米色

微黃不曰黃米者所以別黍糜之米名黃米也然則小米之非

黃米北方之民夫人而知之也瑤田又案黃米說文謂之黍釋

之曰禾屬而黏者也其不黏者曰糜曰稌互釋之曰糜稌也稌

糜也穀色有黃白赤黑四種黑者秬黍也其皮皆有光澤黃白者如象牙黑者如推光漆不似小米穀皮之枯皺也今北方呼黍子糜子稷子古今無異稱惟加子字而已其米通呼黃米或又呼糜子為稷米蓋因唐蘇恭輩冒之為稷故相沿至今有稷米之稱也小米播於二三月黃米播於五月黃米穫在前小米穫在後播之時異穫之時異米穀之色皆異北方農民雖婦孺皆能辨之瑤田又案高粱昔人稱蜀黍南方呼蘆稌北方呼紅粱以農家多種赤色者又呼麤粱以其米麤硬不如黍稻粱之美也其赤色者黏不黏二種金黃色者黏純白色亦有黏者不黏者多也北五省處處種之大河以南江淮以北亦處處種之通呼高粱亦通呼秫秫其稽呼秫稽瑤田南北上下凡五反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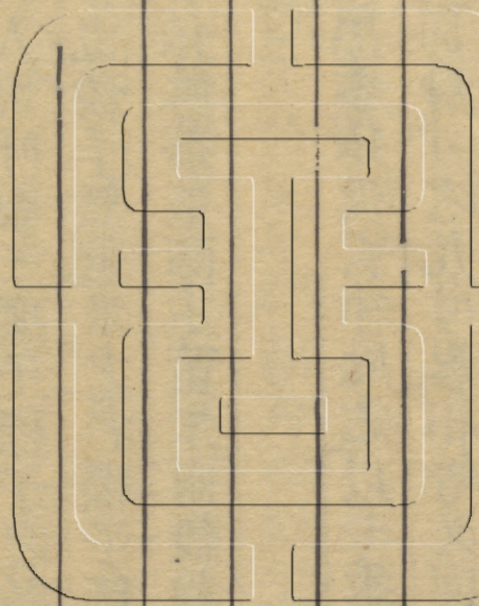
并商賈交易輒索其簿券觀之無不作秫字者曾在鳳陽郡守署適高粱將穫時盜者甚眾告於官其詞竝稱秫秫秫稽云說文秫稷之黏者今則無論黏與不黏皆曰秫且稱名半海內定之為稷良亦非誣是故粱歸於粱證以赤白苗而無可游移黍歸於黍則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也稷歸於稷又以五方之民舉稱秫秫而未嘗或有異詞者也至以黍為高粱而曰高粱以暑月種夫高粱之不能種於暑月瑤田知之審矣甲午夏武邑早六月十五日大暑十八日始得雨高地未播種者皆於雨後種小米黃米大豆蕎麥唯不能種高粱詢之農民則曰高粱諸穀中之最先種者至此時種萬不能收又聞鳳陽人云彼地高粱有九裏種伏裏收之諺許州襄城諺亦云然比至豐潤俚諺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程徵君九穀考
亦如是然則夏小正尙書大傳淮南子說苑諸書言大火種黍者確指今日之黃米言斷不指高粱也孟子言貉惟生黍貉地於北方較東後漢書之烏桓唐書北狄之奚謂地宜稌稼多稌者是也若當正北極寒卽黍亦未必能生故漢書匈奴傳謂其無常居耕田之業矣高粱早種遲秀彼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如何能生瑤田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詢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繆矣若夫謂稷爲小米者此郭氏注爾雅以稟釋稷之說蓋指小米言也然不自郭氏始也漢魏以來說者皆然至唐蘇恭輩始不然之而以黍不黏者之

糜稌當之是唐以前以小米爲稷唐以後以黃米爲稷今用郭氏之說宜以稷爲小米又以北方所謂稌米爲稷之黏者無論稌米不黏或爲傳聞之譌而以之爲稷則是又謂稷爲黃米矣夫黃米者北方人現呼黍子糜子稌子之名也小米者北方人現呼穀子之名也穀子無黃米之名糜子無小米之名若依郭氏斷主小米若依蘇恭輩斷主黃米兩穀判然恐難合而一之以爲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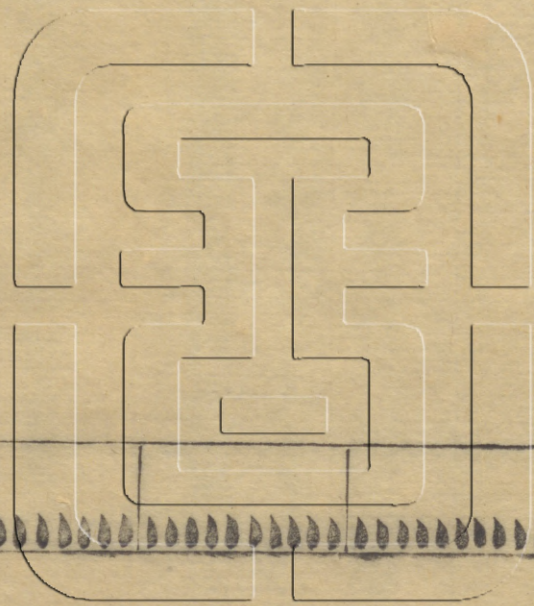
往歲曾用山西黑黍依漢書律麻志以一黍之廣度九十分爲黃鍾之長適與同身寸之九寸畧相等又與鄭氏注儀禮言中人之扼圍九寸亦畧相等今以高粱爲黍則黃鍾之長當以一小高粱之廣排作九十分瑤田因擬爲之較往歲所定黃鍾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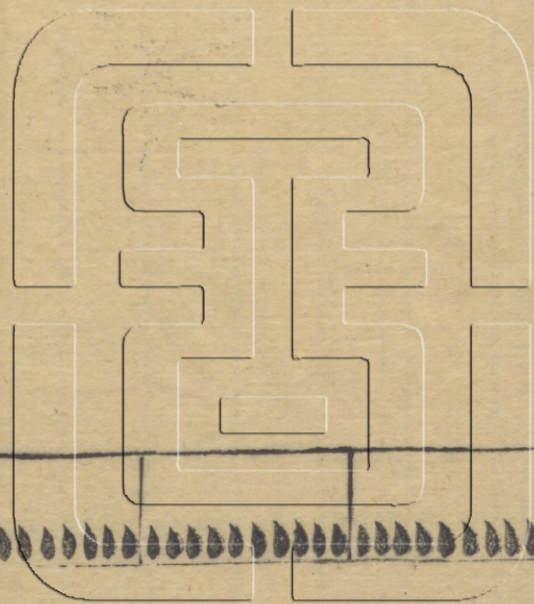
餘五寸三分設以此造律製器恐與人聲不應縱令人聲低而
又低以就樂器必至於揭不起矣二尺竝圖於後



此以黃米子穀
所排黃鍾之度

此以高粱為黍
所排黃鍾之度





近又得鄭許二君言黍者二事足證高粱之非黍也考工記輪人爲輪量其藪以黍以砥其同也鄭氏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是量必用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世呼黍糜人無異辭若以高粱爲黍皮最澁滯正與滑相反矣許氏說文勑履黏也作履黏以黍米勑必用黍爲之取其黏也今之黃米最黏世以爲餌餈鄭氏邊實注所謂餌餈黏著是也若以高粱爲黍熬之汁清如水正與黏相反矣

答秦序唐觀察言南方無黍書

瑤田頓首序唐先生侍者前拙著九穀考過承獎借伏讀手書感愧交并其南方無黍句謹案職方氏所載豫州并州宜五種

有黍兗州宜四種有黍幽州宜二種有黍雍冀皆宜黍而揚荆

二州但宜稻青州亦但宜稻麥據此是西北有黍東南無黍也

又案古書所載惟有部上之黍管子上黨之黍大梁之黍張景陽

渭水宜黍西方宜黍並見淮南子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亦不云南

方有黍又案本草陶通明云黍米荆郢州及江北皆種丹黍米

亦出北閒江東時有而非土宜蘇頌圖經云丹黍米舊不載所

出州土陶隱居言出北閒江東亦種而非土所宜今京東西河

陝閒皆種之據此亦言黍出北方南方雖種非土所宜又驗之

今時兩廣湖南北閩浙皆不種黍江南惟淮安農民知有黍然

細詢之蓋自北渡河來者彼地不常種或種亦試為之耳甲辰六月

見揚州地中有種黍者瑤田所至產米之鄉鳳陽多秫秫而無黍安慶不

但無黍并稟亦不種寧國太平多園田亦但種稻而已合古今

考之因斷以為南方無黍仰承下問謹疏數語惟進教之

觀察以汨羅江祭屈原用角黍因疑南方有黍然據周處風

土記所謂角黍者蓋以荻葉裹黏米耳黏米不專屬黍也曩

汪慎川客湖南曾寄書問之答云彼土農人直不知穀中有

黍也余自湖北往河南襄陽新野為兩省接壤襄陽以南皆

不知種黍新野以北乃種黍耳然則陶氏荆郢種黍之言亦

或種之實非土所宜也

與吳殿陽舍人書

拙著九穀考足下以為可存付之開雕其中言春麥一條未有

定論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云大麥旋麥

也瑤田以爲旋之言疾與宿麥反對蓋以大麥爲春麥玉篇斲春麥也足以證之然瑤田居北方久見其種春麥者皆小麥而崔實言春麥郭義恭言旋麥亦皆非偏指大麥豈教稼之始大小麥分春秋種之後世農人相互播種試之不殊大穫遂變易其法故今之所驗乃異於古所云與固難折衷之以爲定論矣往余閱說文韻譜本彙讀若春麥爲彙之彙徐鉉云春麥爲彙今無此語且非異文所未詳也竊謂下二彙字或旋字之譌欲據以證高誘玉篇之說及閱說文原本知春麥爲春麥之譌因遂兼考彙字博雅斲斲彙春也彙从木說文失收故徐氏莫由是正然說文收斲字云小春也徐鍇繫傳云春小麥皮也然則斲彙爲一字一文博雅並收之耳玉篇但收斲字廣韻並收釋彙

曰重擣釋斲曰小春重文作斲集韻之引博雅也作斲以斲爲

重文其引說文作斲以斲爲重文又別出彙字云穀再春是與

廣韻重擣義同矣因論旋麥爲說文訂一字之譌如此又瑤田

據崔實大小麥外復言纈麥以正玉篇纈大麥之說今閱白帖

魏黃觀奏麥熟多雨小麥畧盡惟纈麥大麥半收廣志亦云西

方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穰麥二書皆大麥外復出穰

麥也又秕字條中引呂氏春秋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

收其粗瑤田以爲粗疑秕之譌蓋秕有从米作秕者似粗而譌

也呂氏書往往有韻秕與弟米字相協也今閱元人王禎農書

錢鋪門引此作秕字或元時所見古本猶未譌爲粗與又糗訓

糗糗訓乾瑤田因謂公劉詩所云餼糧卽糗糗今閱書費誓峙

乃糗糧說文引之作峙乃餼糧亦足以徵余之說又瑤田言既
夕禮之四籩直呼糗餌爲糗今闕少牢饋食禮主婦取糗坐設
之糗在蕢西鄭氏固已注之云糗糗餌也又蔡邕韋昭竝以麻
地爲疇杜預以竝畔爲疇而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則云美田
爲疇今閱淮南俶真訓云樹木者灌以灑水疇以肥壤高誘注
云疇雍夫雍之則其地美矣此可爲美田爲疇之證然上二解
竝是不得是此非彼也又鄭注月令元辰蓋郊後吉亥今闕孔
疏云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也又瑤田謂黍類之大者名蜀
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其義見爾雅釋草云葍戎葵郭注今
蜀葵也案戎訓大是蜀葵爲大葵也瑤田又謂食爲疏旣之大
名其義見少牢饋食禮注云食大名小數曰飯也又瑤田据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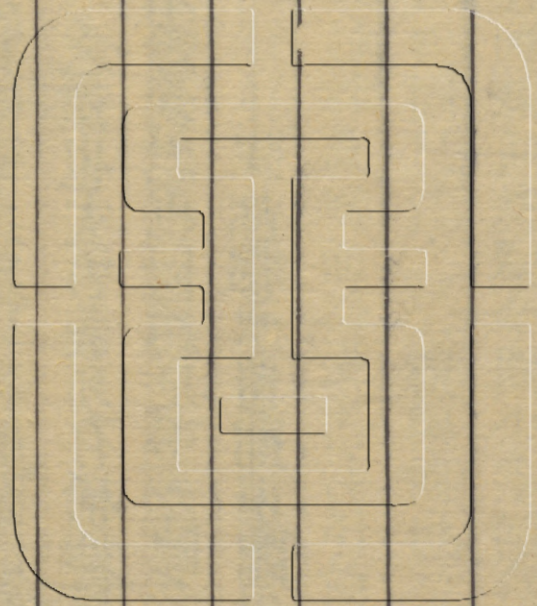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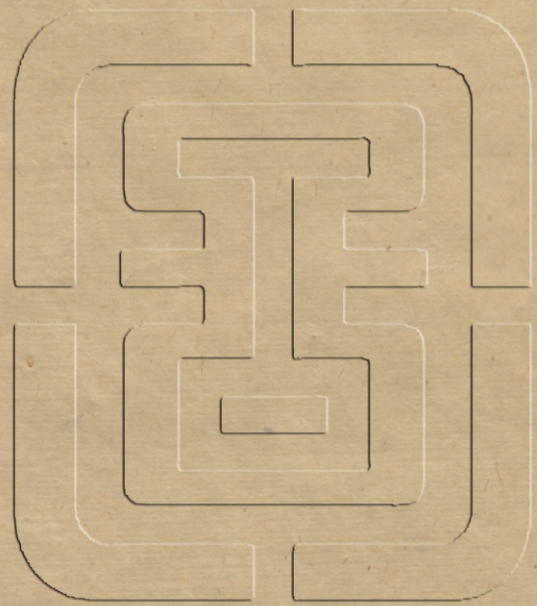
唐食貨志竝以銖爲百黍之重今閱說苑云十六黍爲一豆六
豆爲一銖則銖爲九十六黍若合百黍之數則當云六豆又四
分豆之一也以此知律度量衡皆約畧言之吾故曰聖人之垂
法於不齊中求其齊使民足以利用而已如謂必無絲豪之差
聖人無是執一之法也夫古義所存稀如晨星而得之之難復
猶拾瀋不可不珍愛之也因爲足下一陳之瑤田再拜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一終

嘉應生員葉軒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一終 程徵君九穀考



皇清系角

卷五十五

三

